

· 戰場一帶的調查報告 ·

昂昂溪史前遺址

梁思永

調查的緣起及經過

十九年八月中在地質調查所遇見丁文江先生，他對我談起調查所德日進²⁾先生十三年在熱河省林西縣城南發現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希望歷史語言研究所派人前往調查。回研究所與傅斯年，李濟兩先生商量，結果決定由我出去走一遭。但是當我豫備出發的時候，遼源（即鄭家屯），通遼一帶發現劇烈的鼠疫，將原定入熱河的北路路口阻斷。

正在這進退猶豫之際，我接到丁文江先生來信，並附帶有德日進由濱江（即哈爾濱）給他的一封信。信中略謂新近有中東鐵路俄籍雇員路卡徐金³⁾在昂昂溪附近地方發現了一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如林西之行不能實現，可往一觀；路卡徐金在相當酬報之下願充嚮導。我就乘機要求得傅李二先生的同意，改變了行程，先往昂昂溪，等到昂昂溪工作完畢之後再決定去不去林西。

計劃改定後，研究所請丁文江先生，預先同代表路卡徐金的俄籍地質學者阿尼阿特接洽，請路卡徐金嚮導，並允許在工作完畢之後送他相當的酬金。至於挖掘的工作路卡徐金只可以幫助，挖掘所得的標本全歸研究所。

各事停當，九月十九日由北平出發，先到天津。二十日早助手王文林攜帶應用儀器用具趕到。適值北寧路上軍運吃緊，客運完全停止，在天津耽擱三天。二十一日客運恢復，搭當日午前二時車離天津。沿途在遼寧停留了一天。二十六日早八時抵濱江。下午三時半在阿尼阿特住所與路卡徐金會面，約定出發時間。二十七日晚十一時半離濱江。二十八日早七時半到昂昂溪。是早九時十五分由路卡徐金嚮導向沙岡中之遺址出發。巡視第一，二，三，四，四沙岡，在第三沙岡發見此

1) 昂昂溪是中東鐵路齊齊哈爾車站道南的一個鎮市。

2) 即 Teilhard de Chardin。

3) Lukashkin

4) 丁先生當時適有事赴濱江。

行所發掘的惟一墓葬。

二十九日赴龍江，正式通知地方當局。

三十日挖出第三沙岡的墓葬。同時以墓葬為中心，向東，西，南，北，四方挖掘探坑。

十月一日繼續在第三沙岡挖掘探坑。測繪發掘圖。在第一沙岡挖掘探坑。

二日巡視鎮東，鎮南沙岡。

三日天氣驟寒。停工。

東三省及附近各地的石器時代遺存

在敘述昂昂溪發掘的經過和遺物之前，為聯絡這一次與以往工作的結果起見，略誌東三省及附近各地已經發現的石器時代遺存。

東三省 在東三省考查石器時代遺存最早的人要算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鳥居龍藏教授。⁵⁾ 他在一九一五年就發表了一篇關於東三省南部史前文化文的字。這篇文章是他在遼寧，吉林兩省考查多年的結果。他雖然發現了許多的遺址，收集了許多的標本，陶片，石器，骨器，並且得了許多的結論，但是他的工作幾乎完全是地面上的，所以他的結論也沒有十分深固的根基。他當時考查的範圍只限於遼寧，吉林兩省；他所發現的遺址，最北的在長春附近，他考查最詳細的地方是遼東半島的南端。

鳥居龍藏以後，日本考古學者在東三省工作的人數逐漸增加，但是他們大部份的力量依然用在遼東半島。最近貔子窩發掘的報告的印刷是他們最惹人注意的成績——在沿海岸的一個介殼堆裏他們挖出一種與仰韶不同的帶彩陶器。

在日本人還沒有發現貔子窩的帶彩陶器之前，地質調查所安特生已在沙鍋屯挖掘；結果將仰韶文化的帶彩陶器的分佈推入遼寧省境內。⁶⁾

以上是松花江以南的情形。松花江以北，就是黑龍江省境內，在昂昂溪的工作之前，幾乎可以說未曾經過有組織的挖掘。地面考查是很早已經起首了，但是並沒

5) Torii, R- Population Prehistorique de la Mandchourie Meridionale.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yo. Vol.XXXVI, Art.8, 1915. (後稱Torii, I.)

6) 安特生，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洞穴層。古生物誌丁種第一號第一冊。十二年四月。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印行。(下稱沙鍋屯)

有甚麼成績。一九二八年春季俄人梯托夫等在呼倫（即海拉爾）西南的沙岡裏的工作要算比較有組織的採集。

熱河，綏遠，察哈爾，外蒙古 進熱河最早的是鳥居龍藏。雖然他到熱河的目的是在研究人種學，但是在考古學方面也有很大的成績。在他發表他的東蒙的原始居民⁷⁾之後十年德日進與桑志華在他們地質考查的路線上又發現了遺址多處。

在綏遠也是德日進，桑志華的發現最重要。他們不但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並且還發現了幾處舊石器時代的遺址。

外蒙古的工作美國人納爾孫出力最多。從張家口到阿爾泰山，沿途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院亞洲調查隊的路線上發現了數十處文化遺址。他根據挖掘的結果和地面的觀察，將這些遺址所代表的文化編成由舊石器經過中石器，新石器，銅器到蒙古時代聯貫的幾期。⁸⁾但是他因為追隨於大隊之後，沒有得機會作大規模的挖掘，所以他這分期只有相對的價值。此外俄國人彼特律在庫蘇古爾泊岸發現了幾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⁹⁾所得的遺物與拜喀爾湖四周的新石器時代遺物有很多相同之處。

西比利亞 新石器時代的知識，以拜喀爾湖沿岸為最詳細。這得歸功於彼特律教授的努力。¹⁰⁾他在烏蘭卡遺址發現了十一層文化層——由沒有陶器的新石器文化，經過幾層新石器文化，一層過渡文化，到青銅文化層。西比利亞之西北和西南雖然還沒有經過多少挖掘，不過發現的遺址已是不少。西比利亞東部（除覺士魯生在堪察加半島的工作外）幾乎完全未曾經過考查。

7) Torii R. & K. Population Primitive de la Mongolie Orientale.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Vol. XXXVI Art. 4. 1914 (下稱 Torii 2)

8) Nelson, N. C. & Berkey, C. P. Geology and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the Gobi Desert. American Museum Novitates no. 222 (下稱 Nelson)

9) 彼特律，蒙古庫蘇古爾泊的古蹟。伊爾庫斯克，一九二六(俄文)

10) Petri, B. Baikal-lake Region of Long-long Ago. Irkutsk, 1926.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by Mary Chang. 1931. 下稱 Petri, Baikal-lake).

挖 掘 的 經 過

沙岡的環境，方位與地勢 這次考查的四座沙岡是在嫩江與中東鐵路交叉點之東南。¹¹⁾彎曲着向東南流的江水，在這裏有個向西的小彎。這幾座沙岡就在東岸凸出的那片地上，東去昂昂溪車站約六公里（第八版：1），西去江邊約七八公里。他們錯落的排列成南北的一行，最北的第一岡離鐵道約二百公尺，最南的第三岡離鐵道約一千八百公尺（第八版：2）。

沙岡所在的昂昂溪地方正在東三省大平原北部的中心，所以沙岡四周都是一望無際的平地（第一版：1），眼力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內沒有比散佈在各方的沙岡更高的陵阜。不但如此，這地方又是在嫩江氾濫面的範圍裏，所以終年都是爲水所浸沒，是一片真正的澤地；春秋兩季江水高漲時，水面去中東鐵路路堤的頂面有時只一二公尺。

我們九月底到昂昂溪，江水已漸退了。¹²⁾但是我們一走出鎮外，順着鐵道往西走，堤的兩旁就是兩片水。堤北的水依然很深，時常有漁船往來；堤南近堤的水較淺，各種水草的尖還露出水面，但是遠處就看不見有水草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耕種是絕對不可能的。不過，據說這附近出產魚蝦，並且是打水鴨的去處。

但是這種的環境對於考查古蹟很不便利，因爲要達到這些沙岡，除了冬天水凍成冰之後，只有涉水一法。

我們因爲找不着更近便的地方所以將工作站設在昂昂溪街裏。我們所走的路線也爲環境所限定：出街後由昂昂溪車站以西的第一個路口走上鐵路路堤，跟着堤往西北走約四千六百公尺，下堤，折向南，選水較淺之處涉水到沙岡。我們達到目的地的方法只有步行，因爲中東鐵路路堤上只准步行與騎自行車。

沙岡的排列（第八版：2） 第一沙岡，在鐵路路南約三百公尺；第二沙岡，在第一的東北，相隔約一百公尺；第三沙岡，在第一的西南，以直線計，相隔約一千零六十公尺；第四沙岡，在第三的東南，相隔約一百二十公尺。沙岡與沙岡之間的地比較高，所以水也比較四周淺。

四個沙岡都是長橢圓形，長軸都是南北向，但是大小各不相同。依步測所得，

11) 昂昂溪鎮南門外的沙岡暫不討論。

12) 鎮市是建在與鐵路路堤一樣高的一片地上。

他們大略的尺寸如下：

沙岡	長	寬	高度
第一	600 公尺	160 公尺	15 度
第二	240 公尺	100 公尺	20 度
第三	200 公尺	100 公尺	20 度
第四	260 公尺	100 公尺	20 度

第一沙岡較比其他三個沙岡大兩倍的原因，大概是因為他是兩個沙岡所合成。各個沙岡的外坡的斜度都在十五與二十度之間。愈近邊緣斜度愈小，所以沙岡與平原的分界極不容易辨定。各個沙岡的頂都已被風吹去，所以他們本來的高度亦不能確定。現在的高度大概都在二三公尺之間。順着各岡的長軸的方向都有一道風吹成的窄長的坑。因為岡的長軸並不正南北向，却稍為往東或西斜，所以坑的兩崖的高度總是不相同的；同時，坑的形狀，因為風力，水力以及沙岡本身結構的不平均，所以也不齊整。

沙岡的結構 在這風挖成的崖上不用我們費力挖掘就可以看出沙岡的結構。這些都是地質學上所謂的固定沙岡，岡面上長滿了兔草，風力只能在岡上挖刮溝槽，而不能移改他們的方位。第二，第四兩沙岡沒有文化的遺物，所以以後不再討論了。第一岡比較高，現在最高的部份去平原還有二公尺多。在岡坑的兩崖上我們可以看見岡的縱截面的全部。上面有一薄層黃色沙，當中一層約一公尺的黑色沙，底下就是淨黃沙。這下層的黃沙屬於更新期。表面上一層黃沙的顏色沒有底下一層的純淨，這是因為上一層裏帶有腐爛的草根草葉。中層黑沙的底與底下黃沙的界限比較分明，但沙色由下往上逐漸減退，由黑而深棕，而淺棕，而黃，與面上的黃沙層幾乎無分界之可言。文化遺物就自這黑沙層。

俄人梯托夫與托馬且夫在呼倫（海拉爾）附近找着了同樣結構的沙岡。¹³⁾底層的淨黃沙俄地質學者阿尼阿特認為屬於更新期；黑沙層厚約在七公寸一公尺間。

13) Titoff, E. I. & Tolmatcheff, V. J. Remains of Neolithic Age in the Vicinity of Hailar. Manchuria Research Society, Section of History and Ethnology, Series A. Facs. 30. Harbin, 1928 (下稱 Titoff. Hailar).

進在他一篇關於中國本部與蒙古的人類化石的短文裏有這麼幾句話。“在喜瑪拉亞與阿爾泰山之間更新期的堆積……有一厚層普通所謂黃土層代表……有的時候這黃土在山坡上堆積，是風積的，成顆粒狀：就是‘爐斯’。有時在開曠的盆地裏堆積成岡，或沖積成阜，那他就帶沙或夾有舊湖水或河水沖積的膠泥層。中國與蒙古的黃土似乎大致與俄國同歐洲西部在冰期末期積成的‘爐斯’層同時。¹⁴⁾ 黑龍江省的黃土層也不是例外。

挖掘

挖掘這種的遺址，比較說，是件簡單的事。第一樣，在這荒野無人過問的水澗裏就沒有租借地面的問題，因此省了許多麻煩的手續。一年四季，只要氣候適宜——時間很短——就可以工作，沒有躲避與農民工作時間衝突等等的限制。順着岡上風成坑的兩崖挖掘，就無所謂處置挖出來的沙土的問題——崖上挖動的沙土往坑底推，這問題就解決了。

上文已說過這附近是打獵的好去處，這遺址就是路卡徐金在這附近打獵時所發現的。在沙岡上風成坑的底面上，特別在雨後，只要稍為注意石器時代遺物的人就可以看見不少的玄石器和陶片。

地面採集與挖掘 初步的地面工作，只是檢拾路卡徐金屢次採集的餘餘而已。¹⁵⁾我們從坑底遺存之稀少的情形可以推定沙岡內所藏有的遺存極有限。因為風力所挖刮的面積約佔岡面的五分之一，而坑底暴露的遺物，（沙土被風吹走，留下吹不走的石塊陶片在坑底），只不過幾百件。

在進行地面工作的時候同時又在沙岡的各部份坑崖暴露的地方作試探的挖掘。第一沙岡試挖了七八處，除南頭出了幾塊陶片之外，都一無所得。第三沙岡的探坑較比有結果，在第一處，坑東崖，近岡北頭（第二版：2），就發現了我們這次挖掘惟一的成績：一座墓葬。據路卡徐金說，他從前在這附近曾發現過一座不完全的墓葬。

14) Teilhard de Chardin, Fossil Man in China and Mongolia. Journal of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Vol. XXVI, 1926, pp 238-245.

15) 路卡徐金收集的幾百件器物已全部賣給地質調查所。本報告一部份的材料出於這採集。參閱中國地誌學會會誌，第十一卷第二期 171-181頁，又同期 183-193頁，路卡徐金與德日進兩篇報告。

第一岡既然沒有希望，我們決定挖第三岡。¹⁷⁾ 第三岡的詳細的尺寸是(第九版:1)最長的長度一百九十二公尺；最寬的寬度九十公尺；最高的高度，高出四周平地二公尺；最高點去坑底二公尺；在去坑底一公尺處量，坑長一百六十三公尺，寬二十七公尺；坑東崖的北段（五十七公尺）高出四周平地二公尺，南段較低半公尺；西崖的全部只高出四周平地一公尺左右；坑底北部有沙堆四處，高度都不出一公尺；岡的東坡，背風，毀壞的程度小，斜度在十與十五度之間；西坡差不多已被風刮平，斜度在五度八度之間；坑的東西崖的斜度不同，東崖的北部約六十五度，南部稍平，西崖約四十度。挖掘以所發現的墓葬為中心，延着東崖向南北發展，東西方向就是一串不聯接的坑。南北的挖掘就是劈折東崖，無所謂坑或溝。劈折的寬度（東—西）各處不一致，窄處只一公尺，寬處，如第六坑，有三・五公尺；長度（南—北），限於黑沙層較厚的一部份，有四十公尺；深度(上一下)在一・五與一・六公尺間，挖過黑沙層底約零・三與零・五公尺間。東西線上——共挖掘了七個坑，五個在第六坑之西，兩個在第六坑之東。

坑號	長 度	寬 度	深 度	
第一	1.50 公尺	1.50 公尺	0.30 公尺	黑沙
第二	3.00 公尺	2.00 公尺	1.00 公尺	黑沙，下層黃沙
第三	2.00 公尺	1.50 公尺	0.30 公尺	下層黃沙
第四	2.00 公尺	1.50 公尺	0.30 公尺	下層黃沙
第五	0.50 公尺	0.50 公尺	0.30 公尺	下層黃沙
第七	5.00 公尺	3.50 公尺	1.80 公尺	黑沙，下層黃沙
第八	0.50 公尺	0.50 公尺	0.30 公尺	黑沙

第三，四，五坑的黑沙層已全部被風吹去，但是從第一，二，六・七，八坑的黑沙層，我們可以大略看出他原來的形勢(第九版:2)。底下的黃沙本已堆成極低的岡；黑沙就依着這岡的形勢在上面堆積成約一至二公尺厚的一層。

文化的遺存就出自這黑沙層。不過，除了少數的陶片之外，我們只挖出一座墓葬。所有的玄石器石片都是地面上的採集，因為這原故，雖然黑沙層本身並沒有分

17) 依據四周的水的分佈，這四座沙崗所在地的地勢比較高。崗與平原的分界極不易辦定。

層次，我們却不能絕對的確定玄石器與墓葬的關係。門坎、踏道竟然鋪砌一層
長二尺半圓拱出高，更高者高量；只在二十尺高量；只在二十二尺高量；只在
發古十二尺，只在三十六尺一其狀。墓與外葬一類與走亦？只在二十二尺高量；只
全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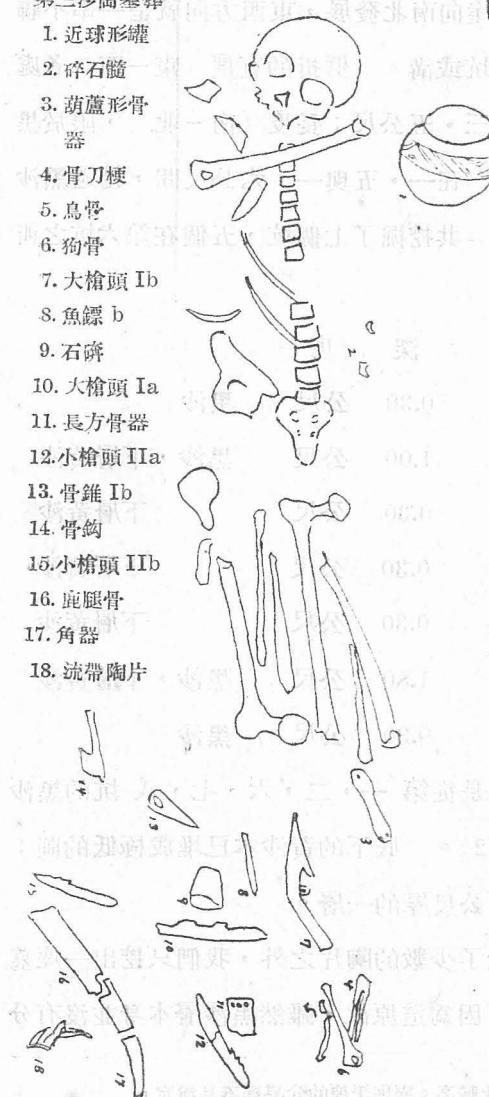
墓葬在第三沙岡風成坑東崖的黑沙層裏(第一版:2)，去東崖的北端約三十公尺，
岡的北緣約四十五公尺；離岡面一公尺，底層黃沙○·二公尺；離崖面二公尺。從

第一插圖：我們的挖掘，我們知道東崖北部的黑沙層完全沒有被擾動過。我們又知道在這四十公

尺長的挖掘裏，除了這墓葬之外，別無他物。墓葬上的黑沙層也未擾動過，並且不帶其他文化遺存。墓葬在黑沙層的底，離底層黃沙的上面只零·二公尺，並沒有墓穴或墓圈的痕跡。

骨架，頭向北，軀向上。除頭骨的面部，手骨，腳骨同坐骨，其餘各骨保存的情形尚好。但是骨骼的排列已錯亂，其中尤以腿骨為甚，右股骨的下端向北(近坐骨)而上端向南！臂骨亦散亂在肋骨間。下頸骨不在頭骨的底下而遠離在頭骨之左(東)零·五公尺(第二版:1, 2; 第一插圖)。

殉葬的器物的排列在埋葬時也曾經過擾動，但是去離本來的位置大概還不遠。從頭端說起在頭左(北)約零·一五公尺有完整的帶劃紋的圓身平底陶罐一個，斜擋着，裏面沒有任何物件；混在腐碎的左肋骨裏有小石片(形狀不整齊)六塊；在腳端有磨石磚一個，骨器十二件(大小骨槍六個，骨錐三個，內中有一個被火燒焦，骨刀梗一個，功



用不明的骨器三件），角器一件；此外還有帶流陶罐碎片，鳥骨和一根曾經鋸過的鹿腿骨（第二版；第一插圖）。

這墓葬有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幾點：

1. 沒有墓圈，墓穴。
2. 骨骼排列的錯亂：下頷骨不在頭骨下，上臂骨橫置胸前，股骨的倒置等情形。
3. 燒焦的骨錐。
4. 鋸割過的鹿腿骨。
5. 骨器之多，石器之少，齊整的玄石器的缺乏。
6. 頭邊放置一個圓陶罐，腳底放置一個帶流陶罐。

這幾點使我們想起許多民族把死人抬到曠野，放在地面上，不挖洞穴，安排了殉葬的器物，用土掩蓋上，然後在墓旁哀宴的習慣。我們所挖出來的獵人大概也是這樣子埋墓的吧！

路卡徐金在這座墓葬之南的殘骨堆裏（大概是一座墓葬的殘餘）也找到很多遺物——石器多，骨器少，一個圓陶罐和一個帶流陶器。

上文已說過，第三沙岡上除了出這墓葬的第六坑外，其餘東一西，南一北各坑都一無所出。第一沙岡的試探坑的黑沙層也只出碎陶片幾塊。除了昂昂溪鎮西的這四個沙岡之外，鎮四周可以達到的只有南門外的東西延長的沙岡區。在這沙岡區觀察的結果在暴露的黑沙層上拾得幾塊陶片一塊小石片。

墓葬裏的人骨架

頭骨已順着沒有長攏的骨縫破裂，頭蓋全在，頭底已腐化，臉的上部也已腐化，上下牙牀具在。測骨工作不能做。短頭顱，前窄後（顱頂骨處）寬，頭歪，後左扁平，後右凸出。右顱頂骨最凸起處有十公分寬十七公分長的長方形舊洞，似死後打穿。共有二十九個牙齒（只出了下左第三個臼齒），牙對磨，消磨的程度前面的牙比較後面的利害——門牙連牙瓷帶牙肉大部份磨去了。沒有絲毫牙病的痕跡。下牙牀甚厚重，與頭底接處已斷落。頬骨大闊。坐骨只贖兩碎片。所有長骨，除左股骨外，都失掉了兩端。其餘各骨皆已破碎。大概是個中年男子的骨骼。

文化遺存

這報告所根據的材料大部份是我們自己挖出來的，有一部份是路卡徐金採集的。¹⁸⁾我們所採集的標本約三百件，路卡徐金的約七百件，一共約一千件。其中石器最多，陶片其次，骨製品最少。完整的標本石器比較還多些，陶器只有兩件，骨器却有十件。因為標本數目較小的原故，下文裏我們將第一和第三沙岡挖掘的，和地面的，我們的和路卡徐金的標本都混在一齊研究敘述。¹⁹⁾在每類之下先敘述我們自己的採集，然後敘述路卡徐金的採集裏所有而我們所沒有的標本，此外又特別註明墓葬裏或與人骨同出的標本。我們現在就從石器說起。

石 器

我們自己的採集裏，不算破碎不成形的，有一百三十四件石器。路卡徐金的採集裏有三百七十二件。路卡徐金的石器種類比較我們的多。

製造石器所用的岩石有以下幾種：²⁰⁾

燧岩石

燧石：綠，棕(黃，紅)，灰

石髓：紅白，淨白

瑪瑙

矽化石板

似玉石

玄武石

粗大理石

石英

18) 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先生准我們，毫無限制的，利用他新近購得的路卡徐金昂昂溪採集，我們很感謝。

19) 路卡徐金的標本也是在第一第三沙岡採集的。

20) 製造石器所用的岩石是翁文灝先生所鑑定。

頭四種都屬於凝灰礫岩，長城以北幾乎遍地皆是，興安嶺一帶也不缺乏這類的岩石。其中燧石用得最多，尤其是綠色燧石；其次是石髓；其餘各種都甚稀罕。

我們可以將這遺址所出的石器分為兩大類：—A. 玄石器 (Microlith, 日人譯為細石器)；B. 非玄石器。

(A.) 玄石器 關於玄石器，英國國家博物院的石器時代古物指南裏有這樣一段話。

“史前歷史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同樣製作的玄石器之出現於世界上許多不相關聯的區域。他們的大小以及作工的技巧都可以被認為一種特殊的工業的證據——為供給一地方一時期的須要的一種特別的技巧；但是這種小石器不但是分佈於三大洲，並且在石器時代接聯着幾期，以至於金屬料初用之後都不斷的製造。這工業通常的名稱是由塔德內。一部份學者把他歸到舊石器時代之末，另一部份的學者把他歸到新石器時代的初期；但是這玄小工業的開始最少可以追溯到阿律那時期。到了上舊石器時代的後幾期斜背的石片石尖漸次縮小。他們的功用是難於說明的，因為遠隔如英國，波蘭，和印度的地方都有同樣的製作”²¹⁾。

當上舊石器時代末的初期，這種玄石器佈滿了地中海沿岸。會發見於西班牙半島；西班牙以東沿北岸會發見於西西里島與南義大利半島；沿南岸發見於阿爾吉利亞，突尼斯，埃及與腓尼西亞；再往東發見於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亞半島，印度與錫蘭。據歐伯瑪亞教授這工業發源於非洲西北。這沿岸的分佈很值得我們注意。到後幾期玄石器佈滿了全歐洲。在亞洲東部這種玄石器會發見於拜喀爾湖沿岸，外蒙古西部，熱河北部。現在我們在昂昂溪又找到這種石器。²²⁾²³⁾

(I.) 石核以及普通的玄石片

(a.) 石核類

(1.) 石核是為製造玄石片沒有用完或不完的石塊。我們根據形狀可以將他們分為兩種。一種兩頭平齊(第二插圖:1；第三版:1)。凡是石核最少有一頭是為敲

21) A Guide to Antiquities of the Stone Age. 3rd edition. 1926 British Museum. p.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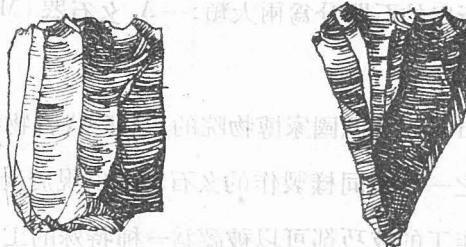
22) Obermaier H. Fossil Man in Spain. the 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 1925 ch.X.

23) Petri, Baikal-lake ch.II

24) Nelson. Gobi

25) 梁思永熱河林西採集，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剝石片特別豫備的平面。兩頭平齊這種在敲剝平面的對面那頭又做了一個平面，專爲敲剝兩頭齊的石片用，形狀大半方或多角。一種一頭尖一頭平齊(第二插圖:2)，



第二插圖：石核刀

敲剝平面的對面一頭是尖的；爲敲剝一頭帶尖的石片用；多作圓錐形。兩種都帶有多數的剝脫面。我們所採集的八箇石核：兩箇兩頭平齊，六箇一頭尖；兩箇淨白石髓製，六箇綠燧石製；大小(敲剝面與對面的距離)在二十五三十三公分間。石核是經過一番心思和苦工所製成，他們的形狀和大小都不是偶然的現像。除石核外我們還找到很多製造石核時打下來的殘屑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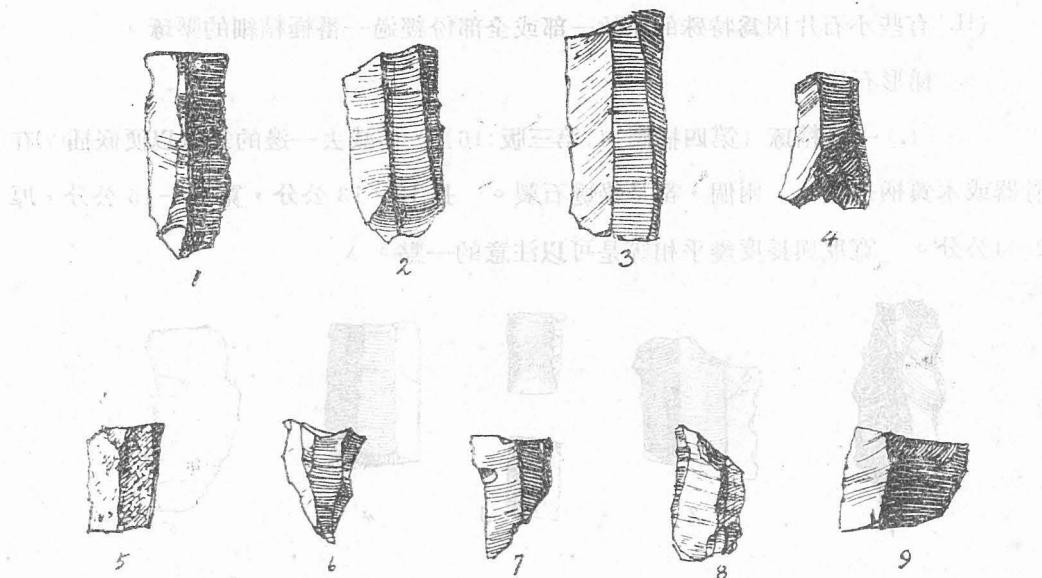
(2.) 石核刀(第二插圖:2) 石核，用了相當的時候之後，將尖的一頭敲剝出一道斜刃，改成刮割具。採得兩箇。也曾發現於熱河北部，外蒙古西部和拜喀爾湖岸。

(3.) 石核鑽(第六插圖:8) 石核用小之後將敲剝面打脫大部份，只留帶柄的禿尖圓錐，再將柄部精琢成鑽。

(b.) 石片 這種小石片是利用燧石以及相類的岩石的介殼狀破裂性，由上文所說的小石核敲剝下來的：兩頭齊的石片(第三插圖:2, 3)出於兩頭平齊的石核，一頭尖的(第三插圖:1)出於圓錐形的石核。²⁶⁾ 尖石片的尖的一頭都向腹面彎。石片的橫截面或作三角形或作梯形不定，前者是敲在石核兩剝脫面之間，後者在兩棱之間剝脫的結果，梯形的大半比較三角形的石片薄。製造石片的原料有燧岩石，燧石，石髓和瑪瑙幾種，都是極堅硬的岩石——其中以綠燧石爲最普通。這些石片雖然很薄，但是並不容易折斷；兩邊非常銳利。

26) 以後石片靠核的一面稱爲腹面，腹面的反面稱爲背面。

(1.) 普通石片 我們的採集裏，“幾何形的”石片不多見。製作甚簡單：將石片的撞擊泡和尖打落，打的斜度決定餘下的部份的(平面的)形狀。要是打的斜度不大，兩擊的裂痕不在石片上交叉，結果是梯形，要是打的斜度較大，兩擊的裂痕在



第三插圖：玄石器 1/4

石片上交叉，結果是三角形。我們的幾何形石片都屬於梯形（第三插圖：4, 5, 8, 9），沒有真正的三角形（第三插圖：6, 7；第三版：17）。有時為減去一邊鋒稜沿邊敲脫一細窄條石片（第三插圖：5），這種石片的長度在7—31公分之間，寬度在7—15公分之間，厚度在1—4公分之間。大部份（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綠燧石做的，燧岩石和石髓做的也不少。石髓的石片沒有綠燧石的整齊。

(2.) 小雕刻具 將不成形的碎石，敲成三角形，在三角的尖上，左右交錯，傾斜的敲去兩細屑，做成極鋒利的細尖。一個。半透明石髓製。長25公分。
(出自墓葬)

在路卡徐金的採集裏也有四件小石器可以歸入雕刻具類，其中兩件（第六插圖：4）將普通兩頭齊的石片敲去一角，留下的一角就充工作尖。在這兩件石器上工作尖都在左角（由背面看）。還有兩件（第六插圖：2, 3）在普通石片的一頭，傾斜的敲去交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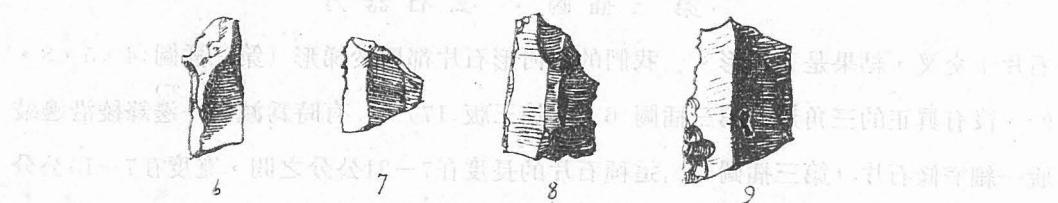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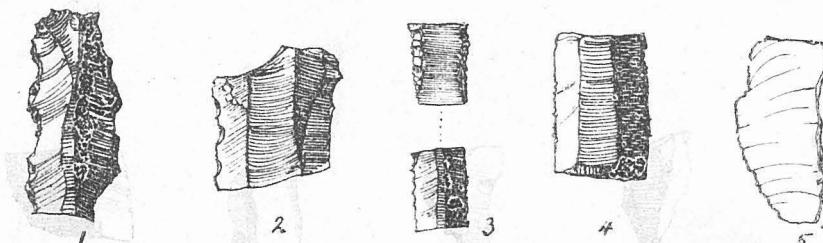
27) 以後稱石片的長（或與背面稜脊平行）的兩邊為邊，兩頭為頭或尖。

的兩細屑，敲出一個工作尖。四件都是綠燧石製。雕刻具類的石器之發見於這遺址是值得注意的，因為有一部份的考古學者認為這是歐洲上舊石器時代——尤其是阿律那和瑪德林時代——特殊的一種工具。

(II.) 有些小石片因為特殊的原故一部或全部份經過一番極精細的壓琢。

(c.) 梯形石片

(1.) 一邊精琢 (第四插圖:4;第三版:16)，為減去一邊的鋒稜以便嵌插(?)在骨器或木質柄把上。兩個，都是綠燧石製。長12—13公分，寬11—15公分，厚2—4公分。寬度與長度幾乎相等是可以注意的一點。



第四插圖：玄石器 片

(2.) 一邊精琢成鋸齒狀 (第四圖:3, 7, 8)，另一邊經過壓琢或敲打去細片一條以減去鋒稜。一共七件，全是綠燧石製。兩邊都經過精琢的有四個；餘三個只有一邊經過精琢。後三個裏有一個的精琢很寬。長：12—27公分；寬：7—13公分；厚：3—4公分。

(3.) 兩邊精琢的幾何形石片。共四個：三個只一面帶精琢——其中兩個精琢腹面，一個一邊腹面一邊背面；一個兩邊的兩面都帶精琢。功用不明。三個綠燧石，一個石髓製。長：10—15公分；寬8—12公分；厚：2—3公分。

除了經過精琢的幾何形的石片之外還有經過精琢形狀不齊整的石片。

(4.) 一邊精琢成鋸齒狀的石片。三個，兩個(第四插圖:9;第三版:14)的鋸齒比較 AIIc2 粗許多。一個(第四插圖:2)只有三個距離排列有規則的極小的半圓形的刻痕，每個刻痕都是一下所壓成，極似歐洲瑪德林時代器物²⁸⁾。兩個綠燧石，一個半透明的淨白石髓製。長：18—33公分；寬：12—15公分；厚：3—5公分。

(5.) 兩邊精琢成鋸齒狀的石片(第四種圖:1)。所有的琢工都在一面。共五個：兩個綠燧石，三個半透明白石髓製。長：18—29公分；寬：11—14公分；厚：2—4公分。

路卡徐金採集裏鋸齒狀邊緣的石片較比多。

上說我們所採集的這些玄石器的精琢有這個特點：琢工只限於兩邊，錐，鑽，鑿類除外，兩頭永不帶琢痕——西歐洲的玄石器裏精琢兩頭是尋常的現像。這種的琢工似與歐洲阿律那時代琢工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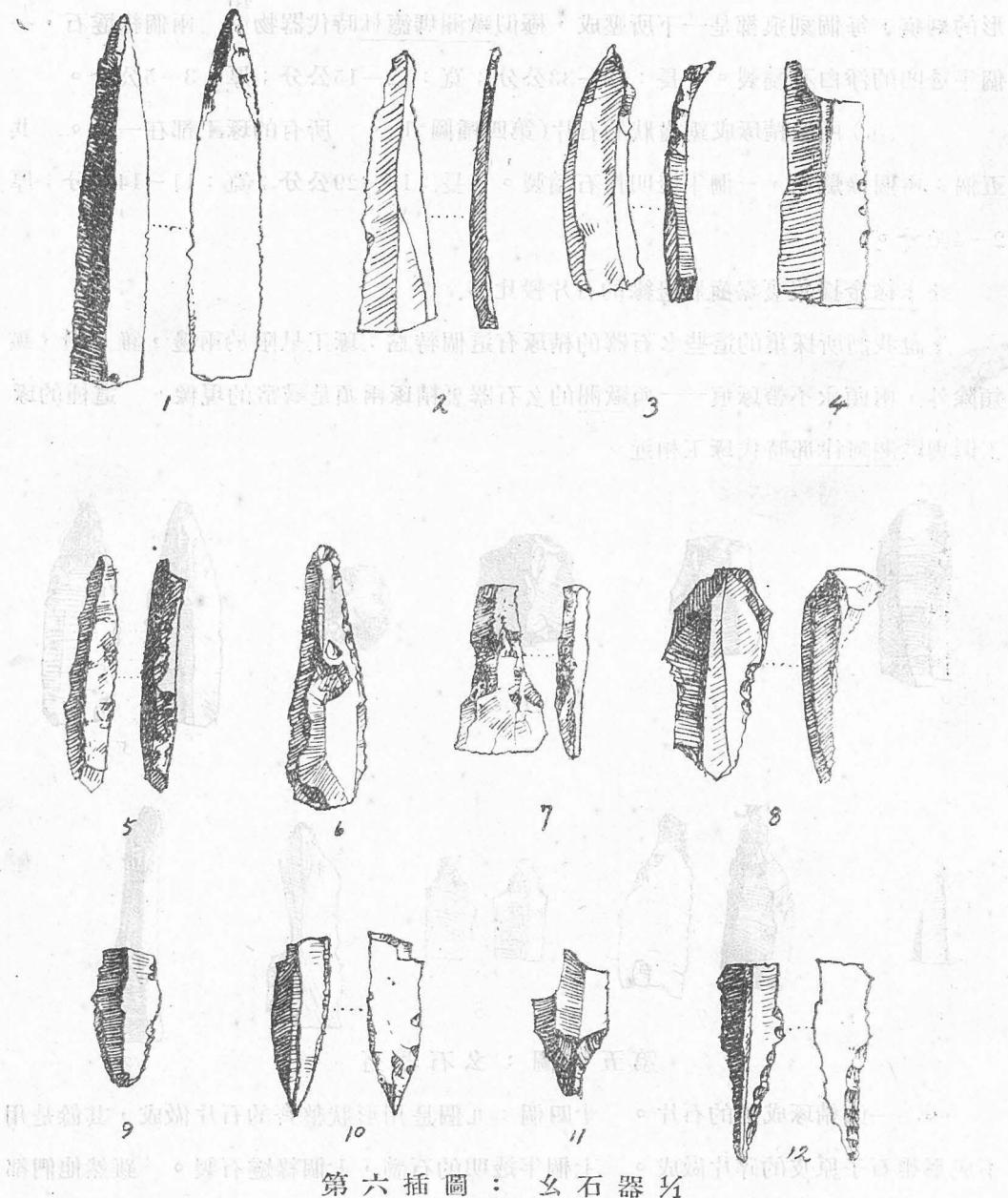
第五插圖：玄石器

(d.) 一頭精琢成尖的石片。十四個：九個是用形狀整齊的石片做成，其餘是用不成形帶石子原皮的碎片做成。七個半透明的石髓，七個綠燧石製。雖然他們都是精琢成尖，但是他們的製作，樣式和功用很有許多分別。

(1.) 一塊一公分厚的整齊的石片的一頭精琢成如針尖的細尖(第五插圖:6)，

28) 參看 H. F. Osborn, Men of the Old Stone Age. 3rd edition 1918 Fig. 194.

由尖至身(平面看)是一條不斷的略向外彎的斜線。²⁹⁾ 石片已斷脫一部份。綠燧石製。大概當細錐用。



第六插圖：玄石器物

路卡徐金採集裏有幾件完整的細錐(第六插圖:1, 10)。錐尖的粗細有差別。

路卡徐金採集裏還有一種細嘴錐，也是用整齊的石片精琢一頭做成，但是由尖至身

29) 器尖完好而器身斷脫是個不易解的現像——許是有意敲斷的？

(平面看)是一條不斷稍向裏彎的斜線(第六插圖:11)。燧石製。這種石錐是歐洲索路特律時代³⁰⁾很普通的器具。

(2.) 帶頸的尖石器(第五插圖:7;第三版:11)。緊靠器尖之下兩邊有兩個半圓形的刻痕作成頸部將器尖與器身分隔。除了一個(第五插圖:8)，所有其他各器的橫截面都粗厚(不平扁)，器身斷折，不完整。共五個：四個綠燧石；一個半透明石髓製。

(3.) 尖石器(第五插圖:9, 10;第三版:18)將齊整的石片的一邊敲去一窄條(窄條的長度只有石片的三分之二，留下一節較寬的柄腳)，然後將敲曠的那邊的頭上精琢成尖。尖頭略向腹面彎。共兩個：一綠燧石製，一發紅半透明石髓製。長28—32，寬5—8，厚3—3公分。

(4.) 尖石器 將就不成形的碎片的形狀做成。共兩個：一個(第七插圖:3)曾經經過許多琢工，橫斷面作三稜形，一個(第七插圖:4;第三版:8)略彎。都是半透明石髓製，長19—21公分。

(5.) 長尖粗把的小石鑽(第七插圖:1, 2;第三版:9, 10)用不成形的碎片琢成。共兩個：一淨白半透明石髓製，一綠燧石製。

(6.) 石礮(第五插圖:5, 第三版:2)挑選較寬較齊整的石片在一頭由兩面精琢成尖，其餘的部份保存石片原形。兩個，都是綠燧石製。完整的一個長30，寬10，厚3公分。

這些石器有四種做尖的方法：

(1). 在石片的一端敲去交錯的兩細層。

(2). 精琢腹面，作成柳葉尖形。尖兩邊銳利，背面沒有琢痕。

(3). 精琢背面，作成禿尖腹面沒有琢痕。

(4). 精琢尖的全部。

(e.) 一頭精琢成半圓形禿嘴的石器——削刮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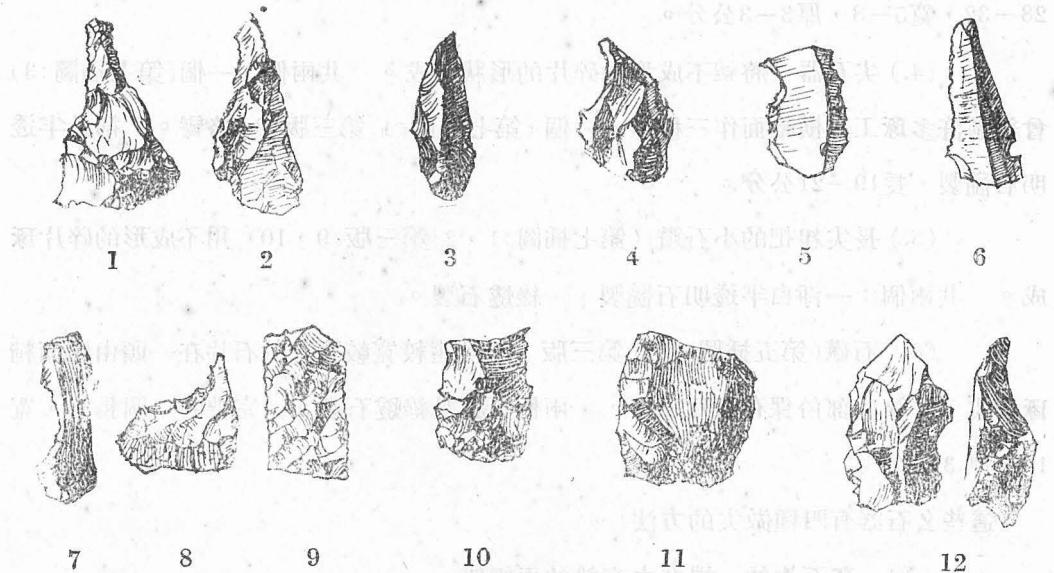
(1.) 利用石片的全部份或大部以及尖頭的彎曲(第五插圖:1, 2;第三版:13)琢痕限於背面。共四個，都是綠燧石製。長：10—29；寬：10—13；厚：3—4公

30) W. J. Sollas, Ancient Hunters. 3rd edition. Macmillan, 1924 Fig 271

分。

(2.) 利用石片的小部份（第五插圖：3，4；第三版：12），三邊有琢痕。共八個：七個的琢痕在背面，一個在腹面；三個綠燧石，四個半透明的帶紅霞的石髓製。綠燧石的：長：11—15；寬：12—12；厚：3—5公分。石髓的略小：長：9—11；寬：10—12；厚：3—7公分——指甲形削刮器。

(f.) 一邊或兩邊琢成缺口的石器——凹刮器。共四個：兩個（第七插圖：5，6；第三版：7）綠燧石（都帶撞擊泡）；兩個（第七插圖：7，8；第三版：5,6）半透明石髓（都是帶石皮的碎片）製。後兩個的缺口較比前兩個的大。長15—23，寬5—11，厚2—5公分。



第七插圖：幺石器

(g.) 多少帶點琢痕的石片。共十一個（第七插圖：12；第三版：4）他們的形狀都很不規則，不過大半可以歸入削刮器和雕刻器類。八個綠燧石製。三個半透明石髓製。內中有一個細長石片尖頭的背面有三道（與石片長軸平行）的刻痕，像是個小鑿。

(B.) 非幺石器。
I. 精琢過的石器。

(a.) 一部份精琢過的石器。

(1.) 這遺存裏除了上述的幺石器之外，較大的石器很少。我們只拾得一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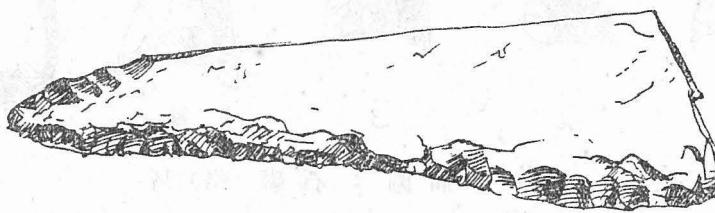
用帶石皮的石片琢成的削刮器（第七插圖：11）。半透明石髓製。長21，寬18，厚7公分。

但是路卡徐金在第三沙岡與人骨同找到兩件極有意思的石器。兩件都是用天然的極平整極薄的燧石片做成。石片的外皮已變成淺棕色，但在斷裂處我們可以看見原本的綠顏色。石器大體的形狀是準直的三四擊敲成。形狀大體敲成之後又在一邊精琢成鋒刃。都屬於刀類。

(2.) 長方形刀(第八插圖:1) 刀口，精琢成，略凸。長63，寬25，厚3公分。

(3.) 尖長三角形刀(第八插圖:2) 最長的一邊精琢成刀，琢痕繞過刀尖。長92，最寬25，厚4公分。

兩把石刀上都不見裝把的痕跡。他們的形狀令我們聯想起埃斯克莫“女人的刀”和“男人的刀”。



第八插圖：石刀（路）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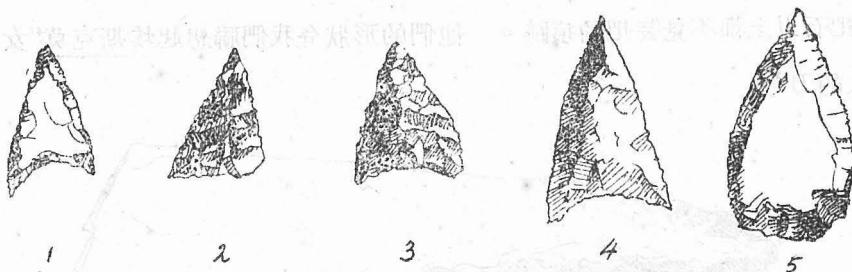
(b,) 石片的兩面全部蓋滿斜的，排列如細波紋的琢痕³¹⁾：有的一道斜琢過全面，有的兩道交叉的斜紋在一面的中脊相遇。我們採集的三個都已殘碎(第七插圖:9)，都是半透明石髓製。一個出自墓葬(第七插圖:10)。

31) 這種琢工在歐洲索路特時代最發達。

路卡徐金的採集裏全體精琢的石器共有十六件：一

(1.) 三角凹底石礮。四個。一個黃燧石製（第九插圖：4），工最精，長27，寬（底）15公分。一個綠燧石製（第九插圖：3），較厚，長18，寬13公分。兩個半透明淨白石髓製（第九插圖：2），一個長18，寬13公分，一個長19，寬15公分。四個的橫截面都是扁菱形，惟獨綠燧石的稍厚些。四個都與人骨一齊出土。

除此之外路卡徐金採集裏有沿邊完全精琢過的石礮兩個。一個綠燧石製，平面作桃形（第九插圖：5），橫截面作梯形，長29，寬17公分甚扁。一個半透明石髓製，平面作凹底三角形（第九插圖：1），橫截面作劣弓形，長18，寬10公分。都與人骨同出。



第九插圖：石礮（路）14

關於石礮，鳥居龍藏曾說³²⁾“北滿式”的石礮是精琢的，“南滿式”的是磨光的。我們這次所找到的都是精琢的，而沒有一個磨光的石礮。

(2.) 兩邊作細鋸齒狀的長石器：一

i) 兩頭齊，兩道斜紋在中脊相遇（第十插圖：2，3）。五個。橫截面都作菱形，都是淨白半透明的石髓製，都是同人骨一齊出土。

石器： 1 2 3 4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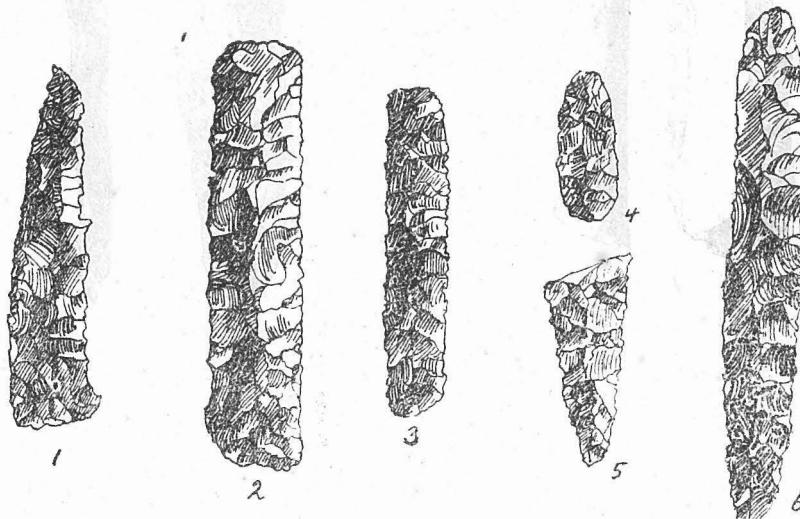
長：57 55 41 26 ?

寬：12 12 8 11 12

ii) 一頭齊，一頭尖（第十插圖：1，5）。三個。都是淨白半透明石髓製。一個長47寬11公分；一個長28寬12公分；一個殘缺不全。與人骨同出。

32) Torii 1.

- (3.) 尖石器(第十插圖:4)淨白半透明石髓。 地面拾。
- (4.) 兩頭尖的長石器(第十插圖:6)兩面全部刻滿了深介殼形的琢痕，兩邊作粗鋸齒狀。 一個。 綠燧石製。 長18，寬10公分。 與人骨同出。



第十插圖：精琢長石器(路) 1/4

(5.) 小石鑿(第六插圖:7)除刃部全體精琢過。 半透明石髓製。 長(約)24，寬12公分。

大部份或全部份精琢過的較大的石器也不多。 路卡徐金採集裏有四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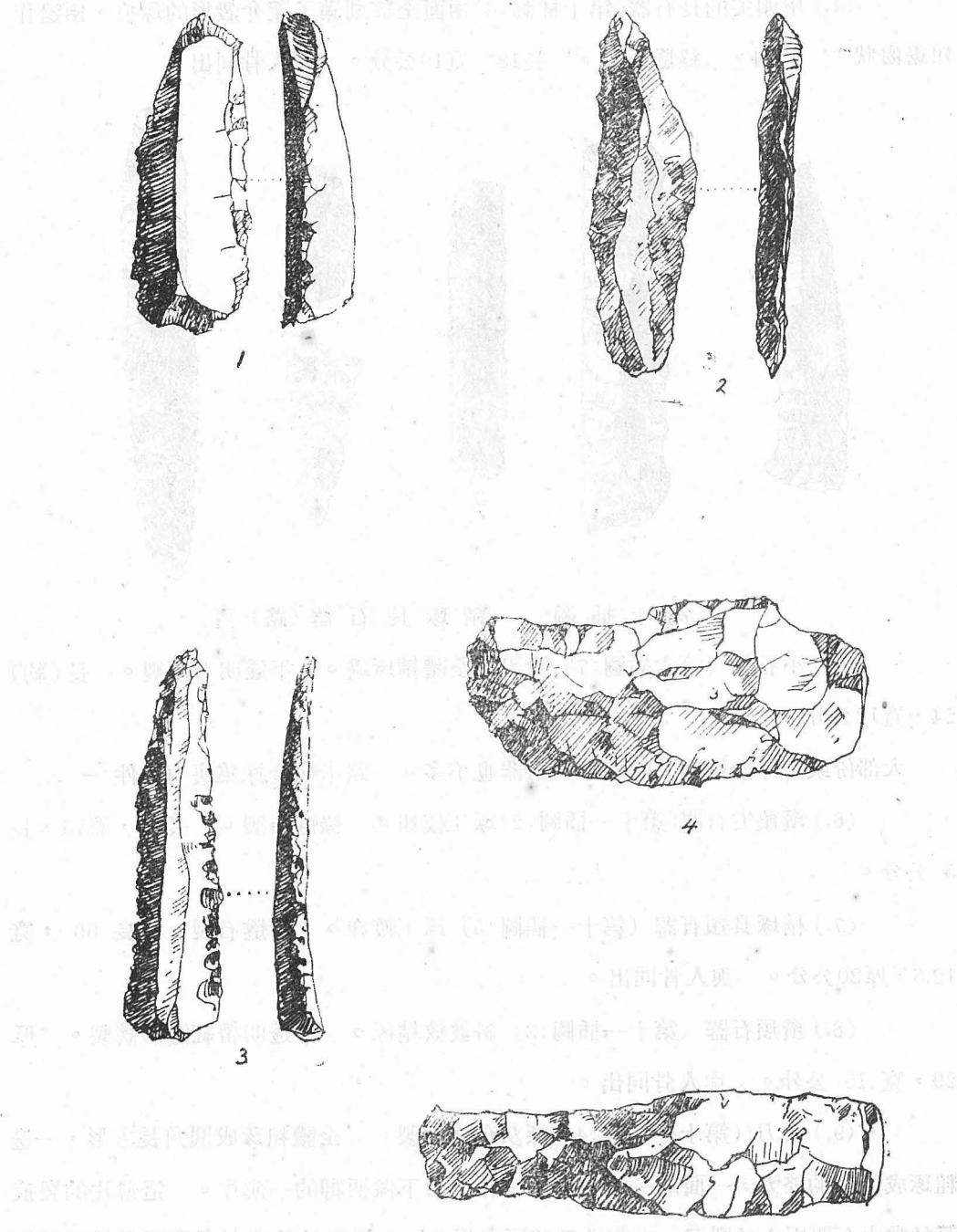
(6.) 鑽類尖石器(第十一插圖:2)琢工較粗。 綠燧石製。 長51，寬15，長5公分。

(7.) 精琢具類石器(第十一插圖:5)琢工較粗。 黃燧石製。 長66，寬12.5，厚20公分。 與人骨同出。

(8.) 鑽類石器(第十一插圖:3)斜波紋精琢。 半透明帶紅霞石髓製。 厚29，寬15公分。 與人骨同出。

(9.) 石刀(第十一插圖:4)深灰色燧石製。 全體粗琢成圓角長方形，一邊粗琢成微凸的鋒刃，一面的一頭敲去了一片，留下像柄腳的一薄片。 這薄片的裂痕面的當中有個極小的圓洞，也許是爲裝柄之用？ (這遺址的遺存裏帶柄腳的石器只有這石刀)。 長58，寬26公分。

(10.) 打刃雕刻具類石器(第十插一圖:1)黃燧石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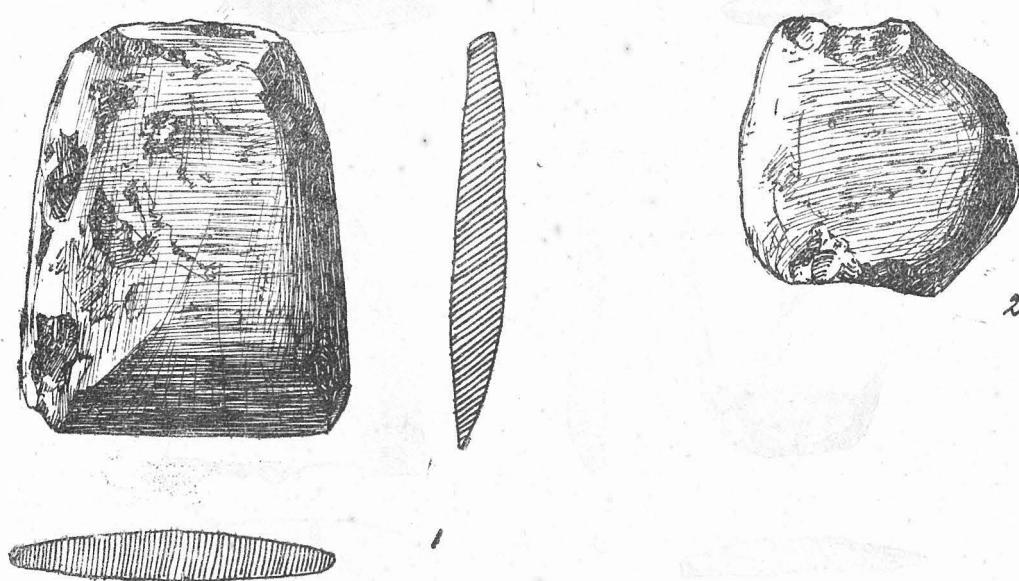


第十一插圖： 1. 雕刻具 2. 3. 鑽 4. 刀 5. 精琢具

(II) 磨光的石器。

(a.) 這種製作的用具只有石磬。

(1.) 磬 (第十二插圖:1；第三版:23) 我們的採集裏只有一個。出自墓葬。平面梯形，扁。截面梭形，磬口成直線與磬脚至磬口的中線不成直角，兩面斜切的斜度不同，脚直，兩邊的彎度極小。全體磨過，但是磬面許多不平的地方並沒有完全磨光。玄武石製。中線長55，長邊52，短邊45，口寬45，底寬30，厚7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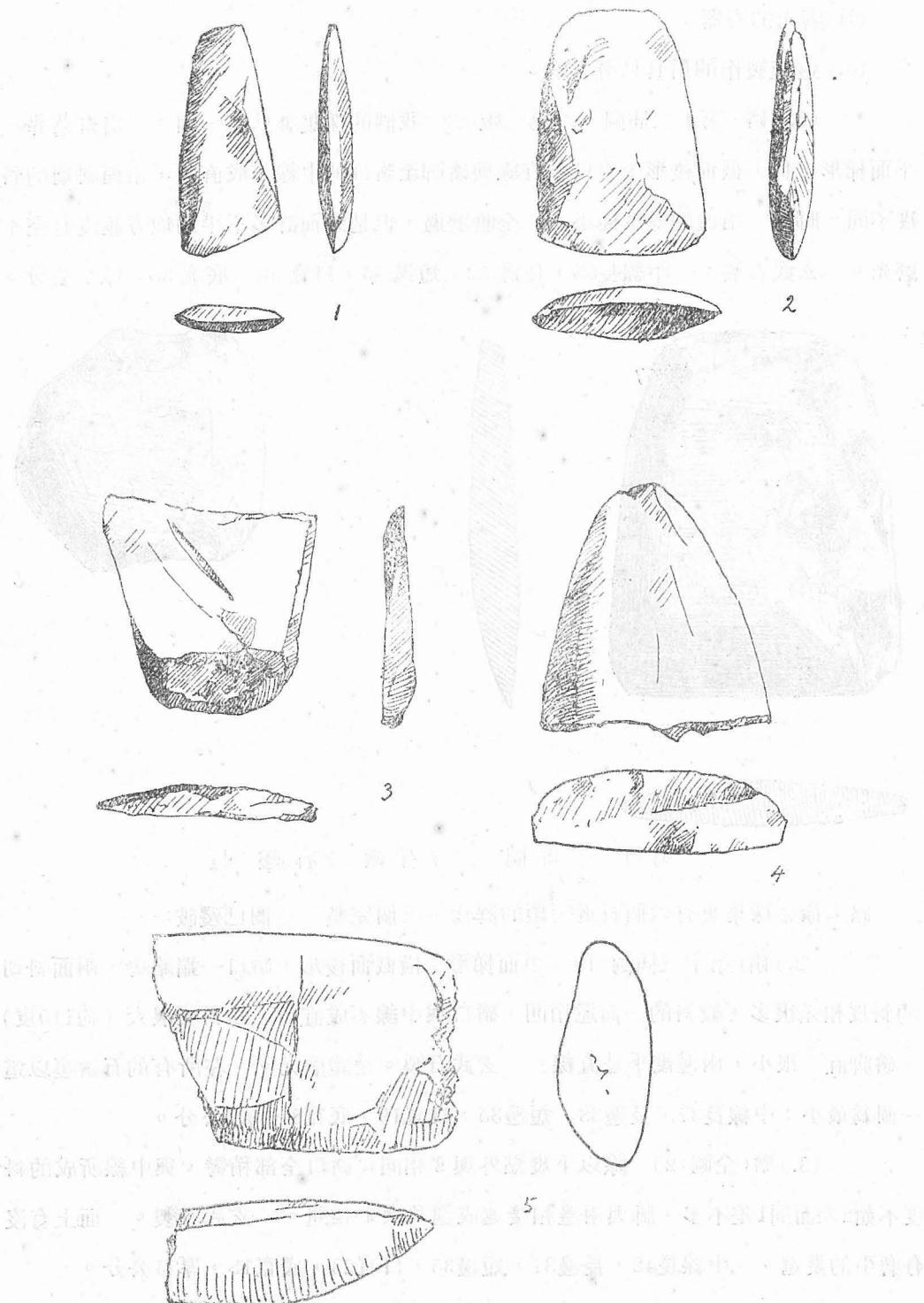
第十二插圖：1石磬 2石墜

路卡徐金採集裏有六個石磬一類的器物，三個完整，三個已殘破：—

(2.) 磬(第十三插圖:1) 平面梯形，橫截面梭形，磬口一端略彎，兩面斜切的斜度相差很多，較斜的一面還稍凹，磬口與中線不成直角，傾斜度很大(約110度)，磬脚直，很小，兩邊幾乎是直線。玄武石製。全體磨光。在所有的石磬裏以這一個為最小：中線長37，長邊38，短邊35，口寬19，底寬8，厚7公分。

(3.) 磬(全圖:2) 除以下幾點外與2相同：磬口全部稍彎，與中線所成的斜度不如2大而同1差不多，腳與兩邊相接處成圓角與1相同。玄武石製。面上有沒有磨平的幾處。中線長42，長邊37，短邊35，口寬28，底寬18，厚11公分。

(4.) 磬 和3相像。利用玄武石子的原形稍加人工做成，不甚整齊。斜



第十三插圖：石鏟（路）½

切較大的一面，除柄腳端，完全磨光；較小的一面，除近磣口一窄段磨過之外，完全是石子本來的皮面。 磣口已傷，磣腳也不完整。 中線長33，長邊30，短邊29，口寬27，底寬19，厚10公分。

(5.) 大磣（全圖：5）殘破——帶刀口的部份。 橫截面成不規則的橢圓形。 磣口已傷，與中線不成直角；兩面斜切的斜度相差很多；兩邊微彎。 玄武石製。 長？，口寬30，厚15公分。

(6.) 石器尖腳（全圖：4）全部磨光。 一面平，一面凸，兩面相接處已差不多做成平面。 器面上還可以清楚的看出磨擦的紋道，稜角還沒有磨去。 玄武石製。

(7.) 磣類（？）石器圓腳（全圖：3）除腳尖外完全磨光。 兩面和兩邊都磨成平面。 兩邊與中線所成的斜角比較以上六個都大。 脚端厚，向口端漸次變薄。 砂化的板石製。

關於這遺址的遺存裏的磨光的石器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1.) 除6，7不知道刀口的形狀之外，其餘五件都是磣類的石器——刀口兩面的斜切的斜度不相等的梯形石器。

(2.) 這五件裏，除5的刀口的彎凸不能確定外，其餘四件的刀口都差不多是直線，並且與腳到口的中線不成直角。

(3.) 這四件的磣腳都是直線；兩邊向外的彎凸極小；腳與邊相接之處都是圓角。

(4.) 這五件的橫截面，除3，4是橢圓形外，其餘四件都是梭形。（6，7兩件的邊已磨成平面，但是這兩件是否磣還不能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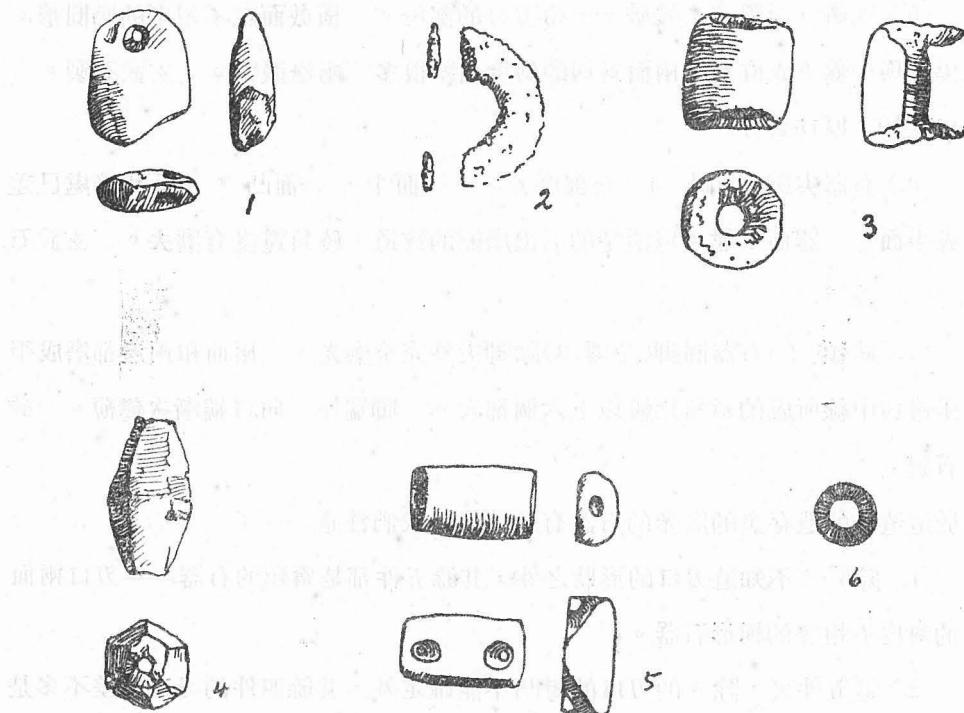
(5.) 五件裏，除了5外，其餘四件都可以歸入小磣之類。 中線長33—55，口寬19—45，底寬8—30，厚7—11公分。 都不是直接以手運用的器具。 但是我們沒有找着柄把一類的物件，所以不能確定他們的柄把的形狀。 其中2的大小似乎有用套環一類幫助裝柄的器具之必要。

(6.) 七件裏，除7是砂化板石製之外，其餘六件都是玄武石製。

(7.) 第1磣出自墓葬，第2，3，4，6，7出自第一沙窰。

(b.) 磨石的遺物，除用器之外，還有用作裝飾的帶孔小珠。路卡徐金採集裏有六個——我們沒有找到——樣式都不同。

(1.) 單孔垂珠(第十四插圖:1)綠色似玉石石子製。扁橢圓形。在磨薄的



第十四插圖：石珠（路卡徐金）

一頭有一個“滴漏狀的孔”³³⁾。不帶孔的一頭較大，較厚，並且缺一塊（石子本來的缺點）。橫截面作橢圓形。全體，除缺處，磨光。一面在孔旁有小刻紋一道。長16；寬：上11，下13；厚：上3，下6公分。與人骨同出。

(2.) 雙孔珠（全圖:5）綠色似玉石製。半圓柱形。由兩頭到平面的兩端，有兩個斜鑽的滴漏狀孔。全體磨光。長15，寬9，厚6公分。第三沙岡出——大概與1同出？

(3.) 軸孔珠(全圖:3)普通石髓製。短粗圓柱形。中心有大孔，孔的兩端向外張開成喇叭口形。長15，寬12公分。孔直徑4公分。

33) 參看 British Museum, Flint 1928 p. 38

(4.) 六角珠(全圖:4) 瑪瑙石製。全體磨過但是磨得不十分整齊。經過中軸的孔是由兩頭鑽的，彎曲不直。長20，最大徑(石珠中部)10，最小徑(在兩頭)5，孔直徑2公分。

(5.) 大孔圓片形小珠(全圖:6)?黑石製。珠直徑8公分；孔直徑4公分。

(6.) 小石圈(全圖:2) 粗理大理石製。只得半個，圈外徑19，內徑10，厚2公分。與人骨同出。

這六顆珠子裏確實同人骨同出土的我們知道有1和6。此外由石料和做工我們可以推定2也是和1，6出自一處。這三顆所用的兩種石料，綠色似玉石和粗理大理石，都不是本地的岩石。滴漏狀孔在歐洲史前歷史裏被認作新石器時代的特徵。做3，4所用的石髓和瑪瑙都是本地出產的極硬的岩石，將他們磨成形必定要費許多勞力。粗細一致的直管狀的孔我們應該注意。圓片形石珠5很像中國北部銅器時代同樣的珠子。

(c.) 在我們的採集裏有一塊類似扁磨石的邊。路卡徐金的採集裏有一塊類似石磨棒的碎塊。可惜碎塊太小不能確定他們是否石器的殘餘。

(III.) 扁薄不規則圓形石子製成的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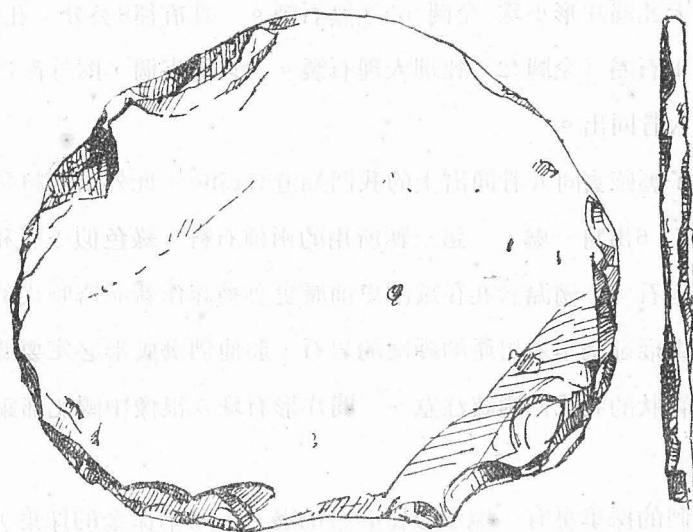
(a.) 石墜(第十二插圖:2；第三版:19)薄的不規則圓形扁石子的對面兩邊刻兩個缺口，為拴繩之用。共得兩個，一個已缺了一小半。長徑?—37，短徑35—35，厚7—8公分。這種石墜是石器時代一種極平常的用具。?石製。

(b.) 圓片形石器(第十五圖:1)利用自然的薄燧石片，敲成圓形，又在一邊打去一塊，打出一面齊邊。兩面的石皮已變成黃色，裂痕作綠色。兩個都是路卡徐金採集的。完整的，長徑80，短徑66，厚3公分。缺了一塊的，長徑89，短徑75公分。兩器的邊緣都磨擦得很光滑。齊邊一面為捉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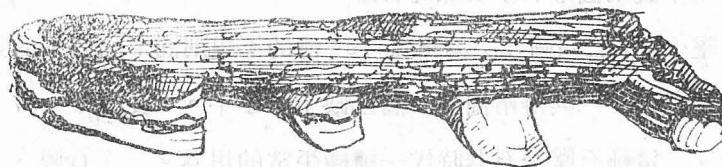
我們採集的石製遺物大小一共201件。其中有碎屑67件，石器134件。這134件石器所用的石料的比例是：

石料種類	燧岩石	綠燧石	棕燧石	淨白石髓	紅白石髓	瑪瑙	玄武石	?
石器件數	4	89	4	11	18	1	1	6
%	2.98	66.41	2.98	8.20	10.43	0.74	0.74	4.47

這134件石器中有未曾精琢的58件，精琢過的71件，磨光的一件，其他4件。精琢過的石器中，全體精琢的只有三件——一件淨白石髓，2件紅白石髓製。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玄石器。



第十五插圖：1：圖片形石器（路）%



第十五插圖：2：大骨槍頭（路）%

路卡徐金採集的372件石器所用的石料的比例是：³⁴⁾

石料種類	燧岩石	綠燧石	棕燧石	灰燧石	淨白石髓	紅白石髓	瑪瑙	玄武石	粗理大理石	石英	似玉石	？
石器件數	22	243	11	34	26	9	6	6	1	4	2	8
%	5.91	65.00	2.95	9.13	6.98	2.41	1.61	1.61	0.26	1.07	0.58	2.15

這372件石器中，全體精琢的石器有16件，磨光的石器12件。

墓葬中挖出的殉葬石器有：一磨光的玄武石磚1件；綠燧石沿邊精琢的桃形小石片1件；瑪瑙沿尖精琢小鑽刮器1件；？石打尖鑽1件；紅白色石髓全部精琢條碎片1件；

34) 路卡徐金採集的石器不只此數。

淨白石髓小石核1件；紅白色石髓屑皮6件。共12件。

與路卡徐金在第三沙岡所找到與人骨同出的石器有：一沿邊精琢的石礮兩個；一個綠燧石，一個石髓製；燧石沿邊精琢(較大)石刀兩把；全體精琢三角凹底的石礮四個；一個棕黃燧石，一個綠燧石，兩個石髓製；淨白石髓全體精琢的長石條9條，綠燧石尖頭全體精琢長石條1條；棕黃燧石全體精琢的精琢具1件；石髓全體精琢的鑽1件；綠色似玉石單孔垂珠1件，粗理大理石小石圈1個。共22件。

墓葬與石器關係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的注意：

(1.) 在我們挖掘的未曾擾動過的墓葬和路卡徐金所發見的已經一部份暴露的墓葬裏都沒有發見過真正的玄石器。

(2.) 兩部採集所得的十九件全體精琢過的石器中十七件出自這兩個墓葬。

(3.) 路卡徐金所發見的墓葬裏出了四個全體精琢的石礮，十個全體精琢的長石條，一個全體精琢的精琢具，而我們所挖的墓葬裏只出了一塊全體精琢的長條的碎片——但是路卡徐金發見的墓葬裏只出了一塊骨槍頭的斷尖（也許就是我們的斷槍頭的尖？），而我們挖的墓葬裏出了十三件骨器。

(4.) 磨石的飾珠和琢邊的大石刀都是路卡徐金墓葬所有而我們墓葬所沒有的。

玄石器的分佈(前文)已大略說過。鳥居龍藏在東三省南部採集的所謂“瀋洲式”的磨光石礮，安特生在仰韶李濟在西陰村採集的類似的磨光石礮與我們在昂昂溪採集的石礮不相同是很顯明的事實。李濟在西陰村採集的粗琢帶柄腳的燧石礮也完全同我們的不相像。與我們完全相同——精琢，三角，凹底——的石礮會發見於海拉爾³⁵⁾，林西³⁶⁾，以及沙鍋屯³⁷⁾。鳥居龍藏所謂『蒙古式』的精琢石礮和納爾遜在蒙古發見的精琢三角凹底石礮大概相同。

在昂昂溪採集的口寬，腳窄，口端厚，腳端薄，長與寬相差不多，刃口略斜的磨

35) Titoff, E.J. & Tolmatcheff, V.J. Remains of Neolithic Age in the Vicinity of Hailar as discovered by the exploration of 1928 Harbin 1928 Prble III. Fg. 5, 6, 7, 10, 12, 14.

36) Hoangho Peiho Museum. Pientsin. Linshih Collection

37) 安特生，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洞穴層。古生物誌丁種第一號第一冊民國十二年四月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印行第六版：第五，第六圖。

光薄石磚與仰韶，沙鍋屯，西陰村的長厚的石磚固然完全不相同，就是和仰韶，沙鍋屯長寬相差不多而腳端厚口端薄的石磚也不一樣。不過沙鍋屯採集裏有一個與昂昂溪³⁸⁾相同的石磚。鳥居龍藏在東三省南部也找到過類似的石磚。

其他的石器 磨石盤和磨石棒在熱河林西遍地皆是。對面缺口的石墜，最近的地方，我只知道在堪察加⁴⁰⁾和阿留西安羣島⁴¹⁾的史前遺址裏會發現過。

骨 器

骨製器物，雖較比木製器物稍為耐久一點，但是也經不得風雨長久的浸蝕。所以（如大部份東三省考古工作的）偶然的地表面採集就是腐爛的骨器都不能多得。這次我們在一個墓葬裏挖出在沙裏保存着的十三件骨器，不能不認為極可寶貴的發現。（骨器纔出土時有崩裂破碎的傾向，回到工作室經泡製後始恢復他們的堅固）。

(A.) 骨槍頭

(I.) 大骨槍頭 獵海獸用。是一種專用的器具。（他們的分佈只限於文化史上有限的幾個時代和地理上有限的幾個區域。）我們挖得的這兩個是這文化區域工業極發達時期的產物。一個的尖頭一端斷脫了，一個的柄端斷脫了；斷脫的部份沒有在墓葬裏。

(a.) 單排倒鉤大骨槍頭 (第十六插圖:1，第四版:10)我們所得的一段只有兩個鸚鵡嘴形的倒鉤，刻工精熟，鉤背圓滑，鉤口尖銳而寬而有力，槍的尖頭已斷落，所以不能確定一共有幾個倒鉤。槍的尖柄腳和最近的倒鉤之間，刻工在一面留了一個鉤口，一面留了一個小鼓包。小鼓包上鑽有一滴漏狀繩孔。由繩孔到柄腳尖有彎扭的細槽一條。我們不能確定這細槽是為走繩抑為裝插槍頭之用。從柄腳的形狀，繩孔的位置和細槽，我們可以推想槍頭的柄腳與槍桿之間或者有籠環——可惜我們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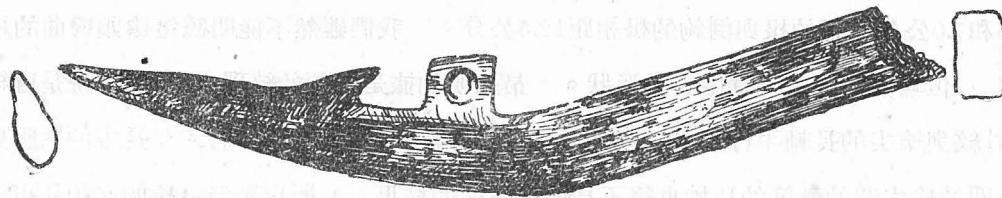
38)全上：第六版：第九圖。

39)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林西採集。

40) Jochelson, W.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Kamchatka,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28. plate 10: 1,2,3, plate 11:1 (下稱 Jochelson: Kamchatk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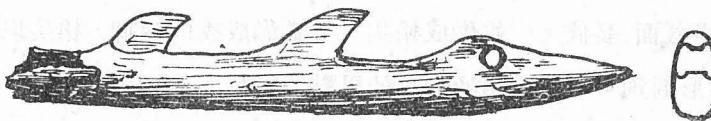
41) Jochelson, W.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Aleutian Islands.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25. plate 17:6 (下稱 Jochelson: Aleutian)

找到實物——類的東西。尖頭一段的斷落和皮面的傷痕都可以證明這槍頭曾經經過不少的征役。槍頭兩鉤間的橫截面作短鎗彈形；倒鉤的橫截面作橢圓形。長？，餘長14；寬：兩鉤間12，鉤上20；厚9，柄腳最厚處15公分。重硬的骨料製。



2

大曲骨槍頭



單排倒鉤骨槍頭

第十六圖 ½

路卡徐金採集裏的惟一骨器，就是同樣作的槍頭的尖頭一段（第十五圖：2），已全部崩裂。餘長約90公分。一共單排的四個倒鉤。

(b.) 大曲骨槍頭（第十六插圖：2，第四版：11）所用的骨料比較 a 槍頭的輕許多，粗許多，軟許多。出土時柄脚下端已不完全。形狀與 a 完全不同。從當中彎曲略作155度角的／＼形。全體長度（以直線計）164公分。柄腳部份長79公分，橫截

面作 15×13 公分的(圓角)長方形。槍尖部份，帶倒鉤的一邊長87公分，背的一邊長96公分，橫截面作梨形。倒鉤的失去槍頭的尖56公分，在 $\diagdown\diagup$ 形的凹的一邊。這單倒鉤作鳥嘴形，極尖銳。倒鉤之下有(從側面看) 15×12 公分的長方形耳，位在 $\diagdown\diagup$ 形的凹底槍尖部份的根上。耳的當中有橫穿的滴漏狀繩洞，兩邊洞口的直徑是6.5和7.0公分，耳的根與倒鉤的根相距12.5公分。我們雖然不能明瞭這槍頭彎曲的用意，但無疑問的是有意做成的形狀。最顯明的據是骨頭的紋理：槍尖部份是直紋(骨紋與槍尖的長軸平行)，柄腳部份是斜紋(骨紋與柄腳長軸交錯)。長方的柄腳與橢圓的槍尖間的轉節的巧妙也絕不是偶然彎曲的結果。所以製造這槍頭必須用很大片的骨料並且消耗很多的骨料。不過最令人不解的是製造這槍頭的工匠為何要費許多工和料做這個具有這樣弱點(斜紋柄腳)和不便於投擲的形式的槍頭？然而我們不能懷疑這槍頭不是實用的，因為他皮面上帶有可以證明他見過陣役的傷痕。以上兩個都是投擲類的槍頭。

(II.) 小骨槍頭

共得同式樣的a, b兩個。這式樣的槍頭，製作較比第一種簡單很多。將骨料修成橢圓形(橫截面)長條，一端做成槍尖，一端做成禿的柄腳，槍尖以下刻成一排三個淺小的鳥嘴形倒鉤。兩槍頭的惟一的異點，就是a(第十七插圖:1，第四版:1)的柄腳以上近有倒鉤的一邊有一個小凹穴，而b(第十七插圖:2，第四版:2)沒有這樣的小凹穴。b槍頭較a略小，但是各部份的比例差不多完全相同：

槍頭各部份	長度	寬度	厚度	由尖到第一倒鉤尖	倒鉤間	柄腳頭到第三倒鉤
a 槍頭尺寸(公分)	103.00	10.50	8.00	29.00	4.50	61.00
b 槍頭尺寸(公分)	96.00	9.00	7.00	25.00	4.00	56.00

a柄腳的小凹穴大概是為加緊槍頭的裝插而作。b槍頭的骨料較比a的重硬——出土時a已破碎，b祇有裂紋幾道。從皮面情形看來b經過實用的時間較a長。這兩個槍頭的裝插在桿上的方法和大槍頭有根本的差別。⁴²⁾大槍頭的裝插是活的，可以與槍桿脫離；這兩個的裝插是死的，不能隨時與桿脫離。至於用法，這兩個大概不是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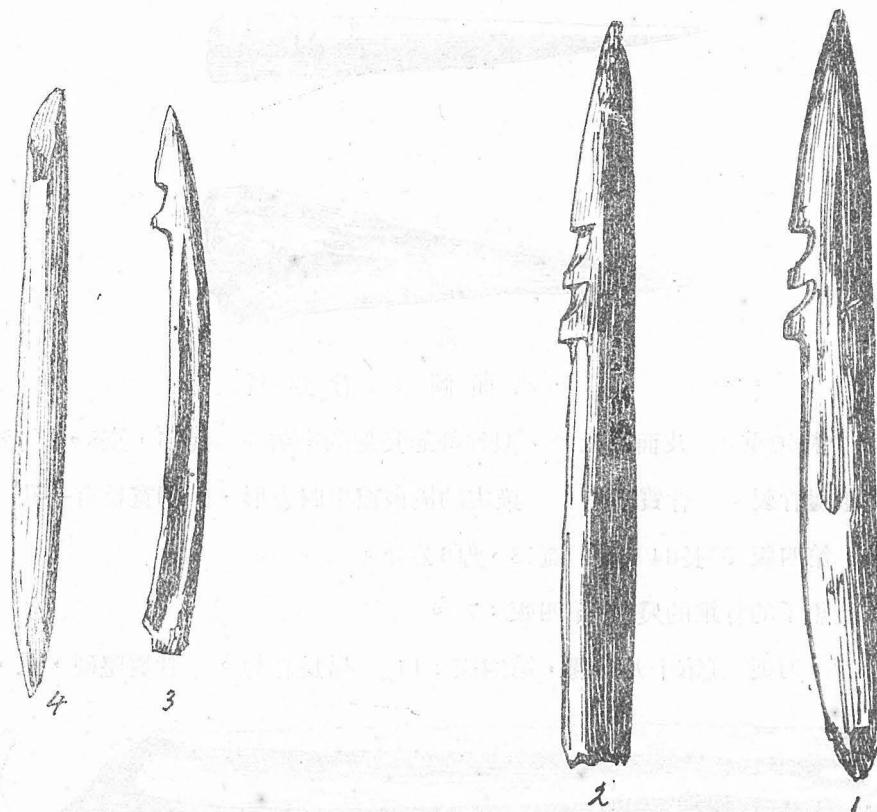
42) Jochelson: Aleutian pp. 53-56

擲之器。

(B.) 骨魚鏢

(I.) 骨魚鏢與小骨槍頭的製作樣式幾乎完全相同，差別只在大小而已。骨魚鏢比較輕小。兩個。

(a.) 魚鏢(第十七插圖:3，第四版:4) 是用管形的骨料的一部份做成，一面還帶



第十七插圖：1.2. 小骨槍頭 3.4. 魚鏢

着一道(與鏢長平行的)由尖到腳的淺槽——這並不是兵器上的血溝，也不是防止骨料彎翹的刻痕。尖頭有兩個小倒鉤，都在一邊。全體略向帶鉤的一邊彎。我們不能確定這彎是偶然的抑或是有意做成的現像。⁴³⁾長 71.5，寬 5，厚 4 公分。由尖到第一倒鉤 10，倒鉤間 3，第二倒鉤到柄腳底 54 公分。曾經實用。

(b.) 魚鏢(第十七插圖:4，第四版:3) 的尖已斷脫。柄腳與AIa 大槍頭相似，尖，並且有彎扭的細槽一道。橫截面作多邊形。骨料較重，硬，直。餘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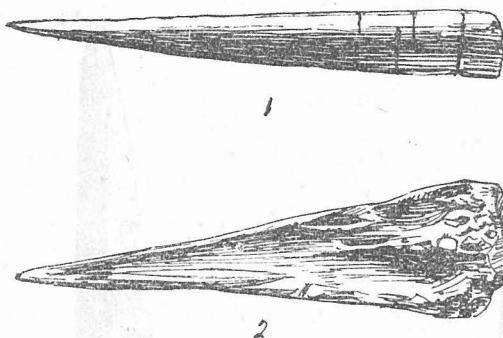
43) 埃斯克謨的魚杖的旁枝是彎的。

81，寬5—6公分。

(c.) 這遺存裏帶尖的骨器，除了槍頭和魚鏢之外，還有最平常的骨錐。得三個。

(I.) 骨錐

(a.) 扁身，銳尖，近柄腳底處有四道極簡單的裝飾的刻紋（第十八插圖：1，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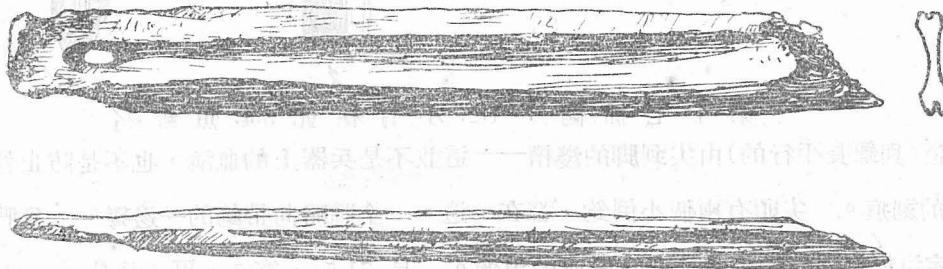
第十八插圖：骨錐 1

版：5）。骨料硬重。皮面很光滑，似會經過長期的摩弄。長65，寬8，厚4公分。

(b.) 獸腿骨製。骨質輕鬆。錐尖的橫截面作四方形，柄腳寬扁有一孔（第十八插圖：2，第四版：6）長64，（最）寬18，厚6公分。

(c.) 燒焦了的骨錐的殘段（第四版：7）。

(D.) 骨“刀梗”（第十九插圖，第四版：14）扁長骨製。骨質堅硬，重，緊。



第十九插圖：骨刀梗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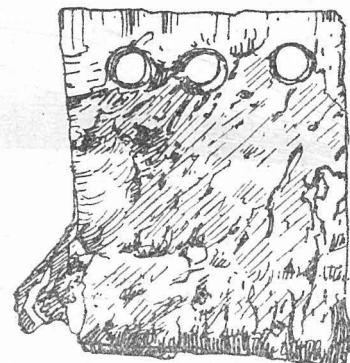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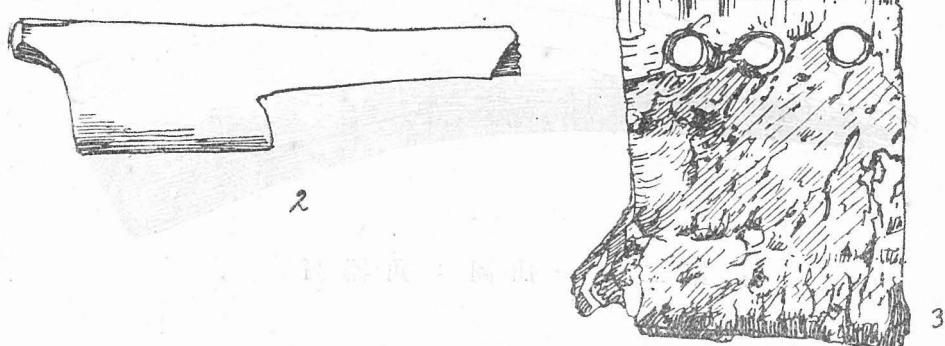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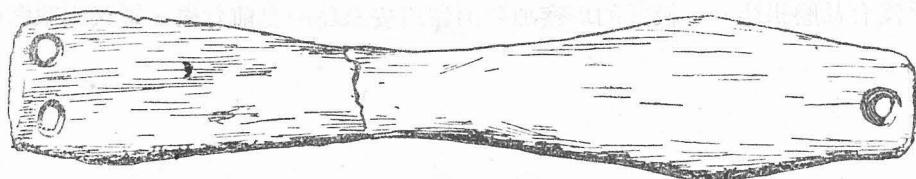
沿兩窄邊刻有兩道很直很深的溝——爲嵌放玄石器之用？——兩面也各有圓底的寬槽一道——爲防止刀梗彎翹？柄腳上有長圓孔一個——爲裝釘柄把之用？刀尖，

44) 天津黃河白河博物院的熱河新石器時代採集裏見帶黏合物的玄石器。

在殉葬以前，已鋸去。餘長173；寬20；槽邊厚10，槽底厚5；溝深4，溝寬2；溝下端到柄腳底43公分。溝下端到柄腳底的距離是這刀梗會帶有把柄的旁證。柄腳上的長圓孔的做法完全和CIb骨錐柄腳上的長圓孔的做法相同：都作圓錐形，由骨料較光滑的一面鑽向較粗糙的一面。⁴⁵⁾ 在歐洲新石器時代的初期這種嵌玄石器的骨槍骨刀的發現地域最南到義大利最北到瑞典。亞洲東部，在拜喀爾湖岸也會發現過這種的骨器。

(E.)不能確定用法的骨器。除了上述的槍，鏢，錐之外，我們還挖得三件不能確定用法的骨器。

(I.)齊頭長葫蘆形的扁骨片製器(第二十插圖：1，第四版：13)一頭有一孔，一



第二十插圖：骨器 1

頭有兩孔，都作滴漏狀。雙孔的洞口似曾經過長時間的磨擦——這骨器大概是件實用的器物。長120；厚3；單孔頭窄處14，寬處21；雙孔頭窄處16，寬處20；全器最窄處11公分。

(II.)鉤形骨器(第二十插圖：3，第四版：9)扁骨片製。骨料堅硬。窄的一頭已斷脫。餘長66，最寬17，最窄7，厚7公分。

⁴⁵⁾ Pitri: Baikal fig. 21,22.

(III.)長方骨片(第二十插圖：3，第四版：9) 出土時已破裂成細屑塊，經過極細心的修整纔辨出原形的大部份。製作不甚整齊。在幾部份，工具的痕跡還可以看得清楚。最窄的一邊有三個洞，這三個洞作直管狀與上述各器的滴漏狀和圓錐狀洞不同。長46，寬37，厚(約)9公分。

這些骨器與黃河流域各省和東三省(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骨器完全不同。除了任何時期任何地方都有的骨錐之外，祇有刀梗一種在拜喀爾湖沿岸與甘肅有同樣的發現。至於槍頭和鏃，雖然拜喀爾湖岸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裏也會發現過，但都是兩邊帶倒鉤的。如果，往遠處——如歐洲新石器時代的骨槍，鏃等——找比較的材料又似乎沒有甚麼根據。較近的堪察加和阿留西安羣島的史前骨槍，鏃又與我們的大不相同。

角 器

獸角尖頭一段做成的磨擦具(第二十一插圖，第四版：12)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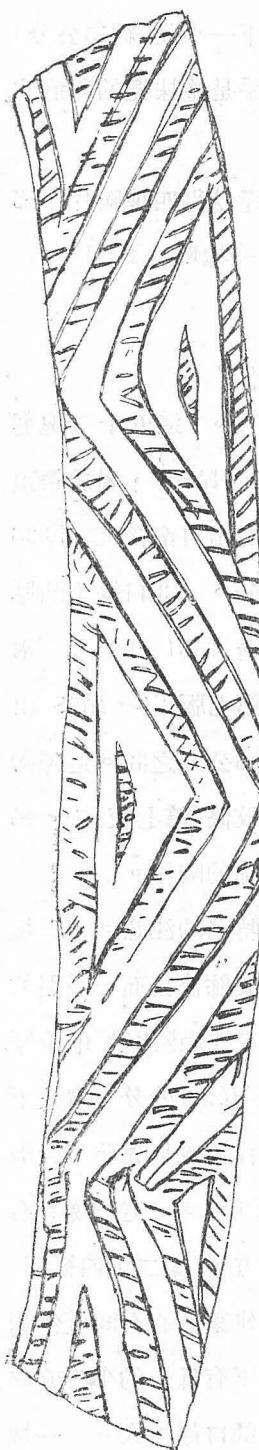


第二十一插圖：角器

陶 器

這遺址裏出土的陶器和陶片很少。完整的陶器祇有兩件：一件在我們的採集裏，一件在路卡徐金的採集裏，破碎的陶片也不出二百塊。將所有的(路卡徐金和我的)陶器陶片總歸一齊可以分為六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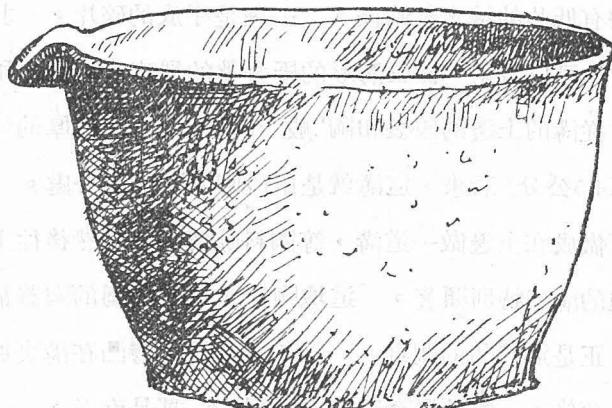
A種 可以我們從墓葬裏挖出來的完整的陶罐(第五版)為代表。陶罐全體作近球形，口緣(橫截面)稍向外張，底心(橫截面)略凹。手製。淺棕色，外面帶深棕色衣。料質純細，沒有滲合任何粗糙的強蝕料。烘烤的火力並不強，不很堅硬，



指甲可以刻劃。罐最大的周圓以上有一帶，錯對，同中心的三角拚成的刻紋裝飾(第二十二插圖)。罐口徑89，最大腹徑130，底徑59公分；高113公分；口緣厚4，腹牆厚5，底厚5公分；帶形裝飾寬39，由帶上邊至罐口27公分。

B種 (1).手製。完全深棕色。質料不如A種純細，
滲合了多量的介殼末做強煅料。烘烤的火力較A種強，所以也較A種硬。這一種的最大片的代表是一個帶流陶罐的碎片。根據碎片推測，全體作大半個蛋形，直緣(第六版：1)，寬口，平底(第六版：2)。在罐外面上部有一帶平行的捏起的波形隆起線裝飾。邊口的外緣有刻成球形鋸齒痕的隆起線。流在口緣之下，由一洞與罐內通，邊緣周圓不為流所斷。底的裏面有指甲的刻痕。罐口徑約90，底徑103公分；邊厚4，邊加墻脊厚7，底厚4.5公分。在墓葬的脚端挖出。

在路卡徐金的採集裏有一個完整的陶器也屬於這一種(BI)。手製，完全深棕色。料裏滲有介殼末。不



第二十三插圖：帶流罐 BI (路)

如BIa.烘烤得硬。深碗形(第二十三插圖)，平底，差不

多直的口緣，帶流，流加進同時打斷緣邊的周圓線。除邊口以下一小段（約15公分）外，外面全部印滿了小凹點，從這些小凹點的排列看來，他們似乎是塗抹繩的印痕的結果。口徑148，底徑97公分；邊口厚5公分。

除了完整的圓罐和帶流陶罐的碎片之外，在第三沙岡上我們還挖得四塊陶片，都出自與墓葬同層的黑沙裏。其中兩塊屬於BI，一塊屬於BII，一塊屬於BIII。

(II).淺棕色外層，深灰色裏層。厚4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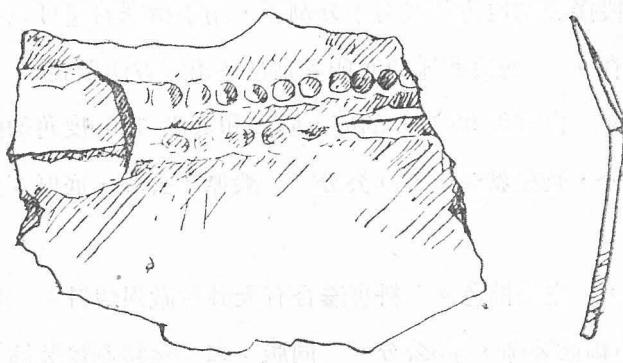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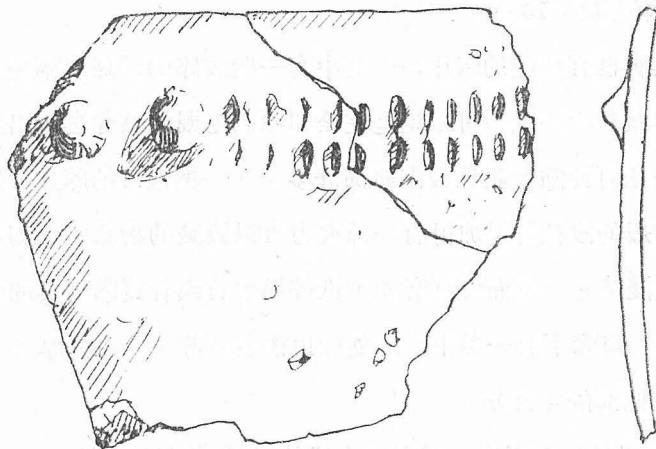
(III).淺棕色外層，淺灰色裏層。介殼末強煅料。厚11公分。

第一沙岡的陶片較多，其中有五十三塊屬於BIII。全是手製。這五十三塊裏有四種式樣的邊口：—(1)直邊，有時口緣稍向裏收，(第七版：10，⁴⁶⁾昂44)，屬於帶頸圈的陶器。四塊出自西探坑。頸高65公分，厚6-7公分。兩塊出自南探坑，厚36公分。(2)稍向外張的邊(昂27)。兩塊，出自南探坑，厚5公分。(3)口緣下凸厚的邊(昂46)。一塊，出自西探坑，凸處厚9公分。(4)海扇形邊(昂31，32)。兩塊，出自南探坑，厚7公分。有一種式樣的底：平底。三塊(第七版：3，昂28)出自南探坑；一塊，(昂48)出自西探坑。這些陶片的厚度約在4—6公分之間。這種陶片的裝飾都是低凸的：—(1)平行直條(昂30，32，48)；(2)平行波紋條(第七版：1，昂26)；(3)平行鏈索條；(4)不能確定的形式(昂29，45)；(5)沒有裝飾的陶片。

路卡徐金採集裏有BIII陶片多塊。內中有三塊很值得我們特別的注意。三塊都帶有低凸的鏈索裝飾條。一塊是平底的碎片。其餘兩塊在裝飾條後面，破裂的地方，可以看見一條成溝形的極齊整的裂痕。這溝和器底平行，透過陶“般”的全厚。從溝的上邊的破裂和陶“般”在溝的上下邊加厚的情形(陶“般”厚3.5公分；溝上下邊厚4.5公分)看來，這溝就是兩段陶“般”的接合處。製作的過程大概是先將下段陶“般”做成在上邊做一道溝，等陶料晾實在了，然後往上加上一段陶“般”。這三塊裏有一塊的溝痕特別顯著。這塊陶片正在他所屬的陶器最彎凸的地方，(第二十四插圖：2)，正是這彎凸的關鍵。陶工為做成這彎凸在溝裏加了一條與建築拱心石同樣作用的合龍條。此外還有三塊BI陶片。都是直邊。一塊在口緣下有低凸的平行直條和鏈索條裝飾；厚3公分。由他的彎度推測這陶片所屬的陶器的口徑很大。一塊

46)歷史語言研究所昂昂溪採集的標本號數。

(第二十五插圖：1) 在口緣外有低凸的指甲刻成的鋸齒狀裝飾條，離口緣往下又有三道低凸的平行裝飾條，當中一條和口緣的相同。都是手製。



第二十四插圖：BIII 陶片（路）

C種 手做。顏色有紅，黃，棕各種。料質粗，滲合有多量的沙粒做強蝕料。烘烤之先外面全部磨光。祇有直邊一種邊口。底也祇有平底一種。陶片的厚度在4.5—8公分之間。裝飾：1. 黏置的低凸條（第七版：7）；2. 捏起的平行雙繩條（同版：2，4）。3. 截段的低凸條下附掛凹點（同版：16）。有一塊的陶肉全部棕色

外面上了一層淺色的色衣。還有一塊(同版：9)似乎帶有一層紅色衣。

昂昂溪南門外沙岡上採集的十四塊陶片都屬於C種——但是外面沒有磨光。兩塊有指甲痕裝飾(第七版：15)。

路卡徐金採集裏也有C種的陶片：一其中有一個破碎的近球形罐是在第三沙岡和人骨同出的。形狀和大小幾乎可以說是完全和我們挖掘的墓葬裏所出的近球形罐相同，但是外面不帶任何裝飾，並且製作粗糙許多。一塊邊口的碎片(第二十四插圖：1)。料裏除強燬的沙粒外還加得有一種火力可以毀滅的物體。陶片的內部和裏外兩面都佈滿梯形淺坑。外面沒有磨光，祇經過木質或骨質削刮具的削刮，削刮的痕跡還可以看見。口緣下有一帶平行的雙行指甲痕裝飾。口緣厚4公分，帶裝飾部份厚5公分，其他部份4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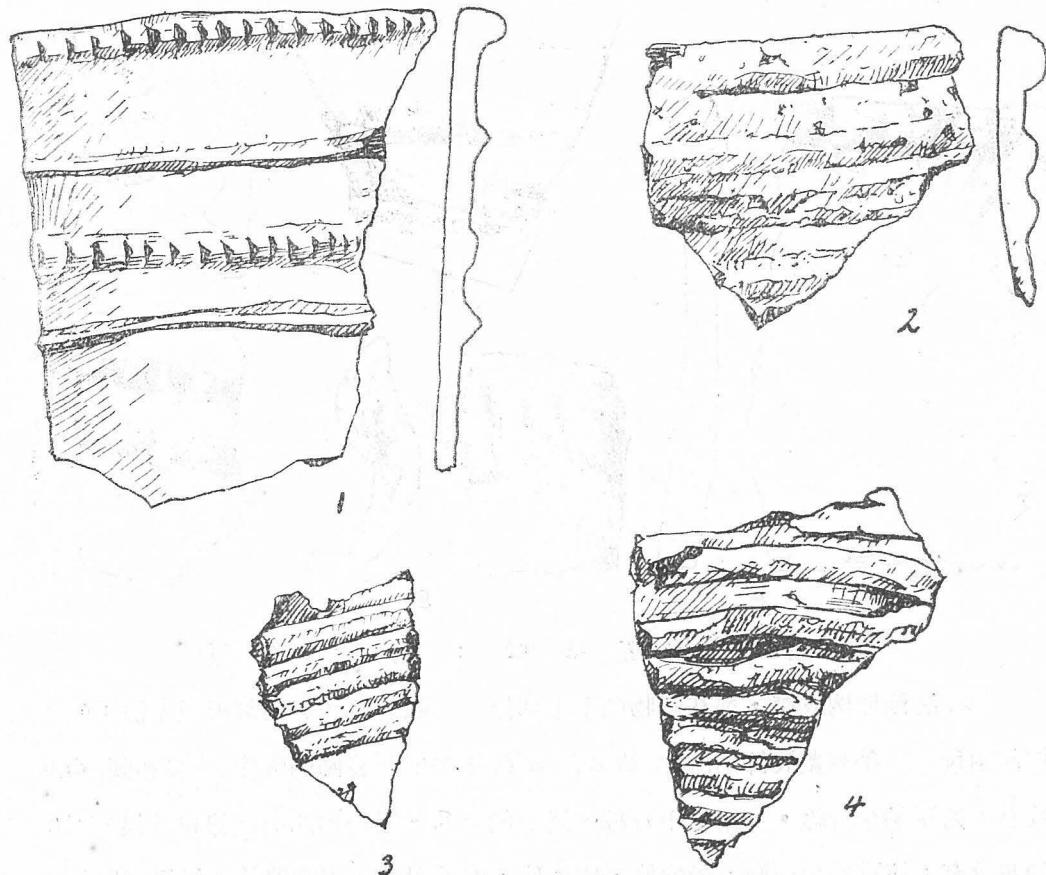
三塊底的碎片(屬於一個平底；這底和上述的邊口同屬於一器)。從破裂的地方可以看出製造這陶器的方法：(1).先做成微凹的圓底(徑90公分)；(2).圍着這底的外圈築起一段“般”(高約60公分)，“般”和底接合的地方外面用手指壓緊，壓出來的指印還保留着原樣，裏面刮平了；(3).往上壘築40—50公分高的“般段”以至於計定的高度。所有的兩段接合的地方都沒有十分刮平，用手指摩着還可以摩出當中被一條淺溝分隔的兩道隆脊。(前段所述的近球形罐也是用這方法做成)。這破底屬於一個比較大的大口碗。由直徑90公分的底，碗般和底成120度角的向上張，到(垂直的)離底90公分，碗徑就變成250公分。般厚4公分，底厚5公分。第三沙岡出。

D種 手做。完全棕色。料裏滲合有大砂粒做強燬料。烘烤堅硬。第七版：5：截段低凸細條裝飾，厚5公分。同版：12：交錯劃紋裝飾，厚5公分。同版：13：低凸繩條裝飾。路卡徐金採集裏的D種陶片有第二十五插圖：3，黏置的低凸平行條。

E種 路卡徐金採集裏又有一種深棕色的陶片。強燬的砂粒比較細。外面似乎上了極薄的一層黃棕色。邊口都是直的，口緣下都有裝飾。裝飾有平行的劃紋(第二十五插圖：7)，平行的低凸鏈索紋(同圖：9)，平行的低凸繩紋(同圖：6)，和指甲刻紋(同圖：8)。有口緣外圈凸起的邊片(同圖：1，2，5)。

F種 手做。完全灰色。砂粒強煅料。烘烤堅硬。第七版：14：平行的割直線和點成線相間的裝飾，厚4.5公分。

G種 手做。棕色。料質極粗。強煅所用砂粒極大極多。第七版：11：平行低凸條裝飾遺。



第二十五插圖：陶片（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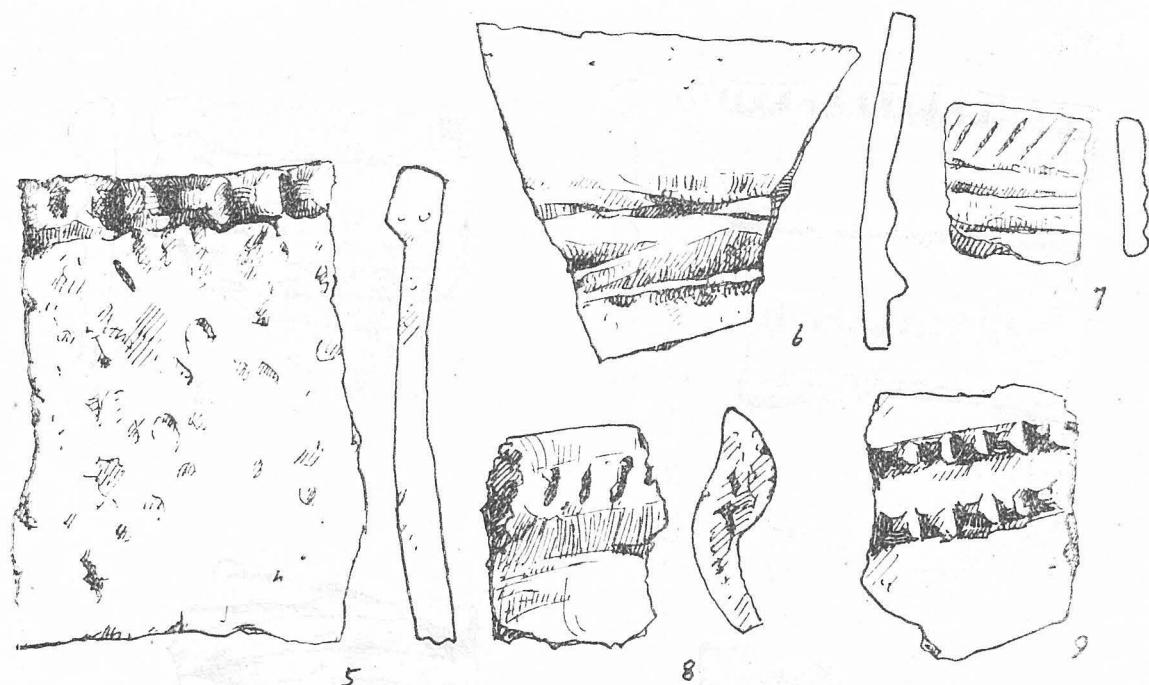
關於這遺址的陶片，雖然所得的數量很小，我們可以指出以下幾種特點：一

(1). 全部手做。分段疊築的方法最普通。

(2). 除了少數的幾片外，全部棕色。有少數幾片似乎帶有色衣。又另有少數的幾片外面曾經磨光。

(3). 料質有粗細兩種。細料裏所滲合的強煅料幾乎沒有例外的是介殼末；粗料裏所滲合的強煅料也幾乎沒有例外的是砂粒。細料的陶片烘烤得較軟；粗料的陶片烘烤得較硬。

(4). 邊口沒有十分複雜的樣式。除了幾片屬於頸圈的陶器和兩個近球形罐的邊口外，都是稍向外張的直邊片。所有的底片都是平底的底片——內中也有微凹的幾片。沒有柄把一類的附件。有流。完整的陶器祇有一個近球形罐和一個帶流的碗。



第二十五插圖：陶片（路）A

(5). 裝飾照例成帶，都在器物的上半部份。祇有低凸與刻劃兩種方法；低凸又分黏合和捏起兩種。帶刻劃裝飾的陶片（質多軟細）較比帶低凸裝飾的陶片（質多粗硬）少。刻劃的花紋有：簡單的平行線，交錯的平行線，錯對的三角，平行相間的直線和點線，指甲痕。低凸的花紋有：簡單的平行條，鏈索條，繩形條，直截段條，斜截段條，指甲截段條。花紋完全是直線的。

(6). 陶器的大小無從確定。陶片的厚度大部份在 4—7 公分之間；偶然有比 7 公分厚的也非常少見。

雖然大部份的陶片是地面上採集的，但是我們可以將全部都歸入一個時期。因為 A，B，C 三種陶片都見於我們挖掘的墓葬裏，C 種陶片又和路卡徐金的人骨同出。其他各種不過是 C 種的別種而已。這三種陶片中以 B 種的數量為最多，C 種次之，A 種又次之。

從裝飾（成帶），形狀（頸，流）以及製作的精良（近球形罐等）看來，這遺址的陶業，在築壘

做法範圍之內，已發達到極高的程度了。

⁴⁷⁾ 鳥居藏龍將熱河東三省的史前陶片分為 I, II, III 三種。我們昂昂溪這一期的陶片大概都屬於他的 I 種，時期最早，和在熱河和東三省南部最常見的時期較遲的 II 種形狀複雜有腳有柄帶印花紋質料較精細陶片的很不相同。⁴⁸⁾ 納爾遜在外蒙古西部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所找到的陶片都是蒙古一東三省文化這時代的遺留，帶有劃刻，低凸和印花的裝飾。⁴⁹⁾ 彼得律在拜喀爾湖岸的烏蘭哈達遺址的沙堆裏發現重疊的十一層文化遺存，其中“第九至第三層(層次由上往下)的遺物，沒有多少差別。陶片上有劃刻，指甲痕以及黏合(的低凸)花紋的裝飾。”

在第一和第三沙岡的黑沙層裏挖得蛙，魚，鳥，豬，鹿，兔和狗七種動物的碎骨。內中和人骨同出的，有從我們發現的墓葬裏挖出來的兩塊鹿腿骨和幾塊鳥骨。鹿骨和鳥骨都在人架的腳端，和殉葬器物夾雜在一處(第二版：1)。鹿腿骨的兩端都有鋸切的痕跡——還是鋸切生骨的痕跡。這些就是埋葬時的祭肉的殘餘。

結論

昂昂溪沙岡的墓葬所代表的文化已實行較比繁重並且多少已有定格的喪禮。兩座墓葬裏各出一個近球形和一個帶流的陶罐絕不是偶然的事。根據殉葬器物可以推定：我們挖的一座男子的墓——出槍，鏢，刀等打獵用的兵器；路卡徐金發現的是一座女子的墓——出精琢器，削刮器，飾珠等。但是後者有石礫而前者沒有的原因我們還不能確定。

根據地質學者的觀察，昂昂溪一帶的沙岡是從前大湖邊的堆積。而我們所發現的又是一種水邊文化的遺存。這遺存裏的兵器大部份是專為打水獸用的獵器。所以在用這種獵器的人的墓葬裏發現用鹿肉做祭品，使我們感覺到特別的興趣。因為這情形使我們聯想起楚克次，科律雅克以及其他獵水獸畜鹿的極東西伯利亞民族。

我們在墓葬裏沒有挖得一件玄石器，所以這遺址的玄石器和骨器的關係還不能十

47) Torii: 1,2

48) Nelson:

49) Petri: Baikal

分確定。但是我們在墓葬裏挖出來的骨刀硬——和在拜喀爾湖，歐洲所發現的帶溝嵌么石器的骨梗完全是一類的器物——除了嵌置么石器別無用處，而且這些沙岡的黑沙層又是單純的堆積。因此我以為我們可以將這些么石器和骨器歸入一個文化期。如此，我們不但將么石器和磨光的石器同時的關係弄清楚，並且將這么石器所代表的文化的內容加豐富。在路卡徐金所發現的墓葬裏所得的石珠的原料都不是本地的岩石。這表示這文化和外界已有相當的接觸。

以么石器與遺址沙岡的環境為標準，昂昂溪的新石器文化不過是蒙古熱河的新石器文化的東枝而已。

筆者在中國大學民族系讀書時，對中國考古學研究有過一些研究，但沒有寫成文章，因為當時沒有發表文章的機會。現在這篇文章已經完成，並用英文寫成，所以就在此發表一下。對於中國考古學研究者，希望他們能對此文提出意見。

（完）

The material for this paper was collected and studied and the paper written during the writer's term as a fellow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第一版

昂昂溪史前遺址

1

昂昂溪西沙岡四周之平

2

第三沙岡之北頭。圖中人立處即墓葬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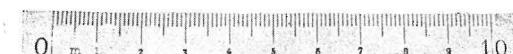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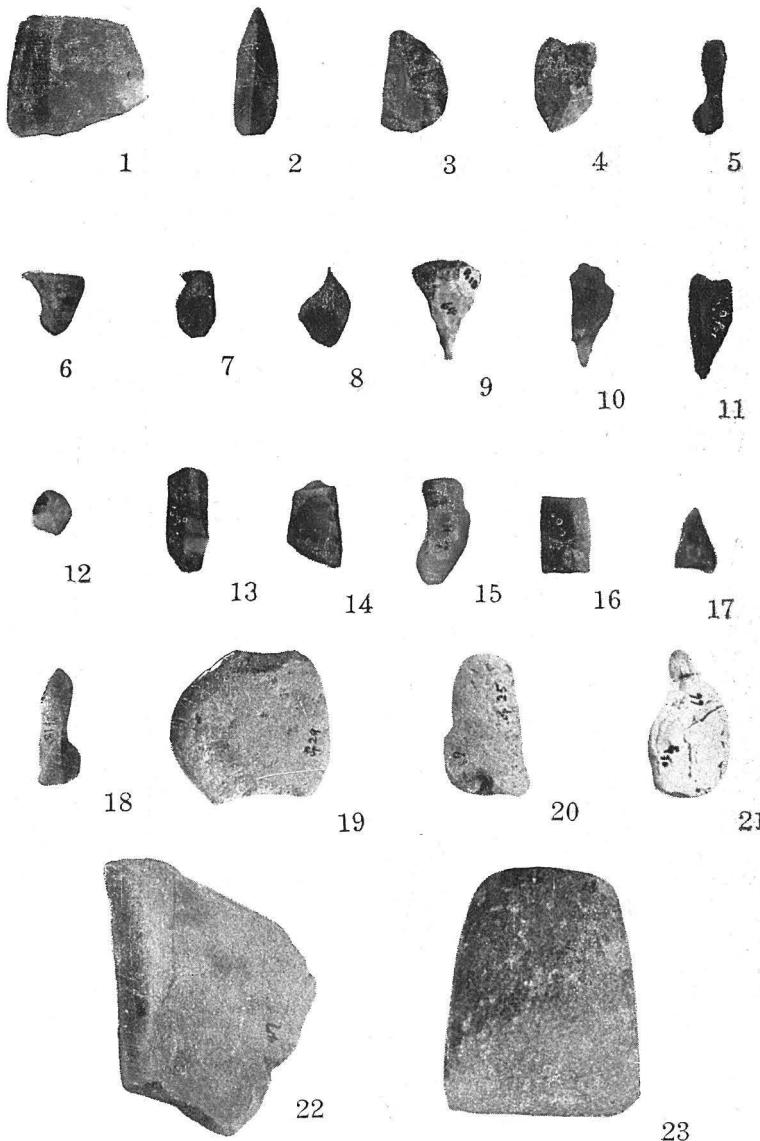


2

第一至第二圖：第三沙岡北頭東崖墓葬。

第三版

昂昂溪史前遺址



第一圖：石核

第二至第十八圖：玄石器

第十九圖：石墜

第二十圖：石器(?)

第二十一圖：蚌器

第二十二圖：磨石碎塊(?)

第二十三圖：石磚



第一至第二圖：小骨槍頭

第三至第四圖：骨魚鏢

第五至第七圖：骨錐

第八圖：骨鈎

第九圖：骨器

第十至第十一圖：大骨槍頭

第十二圖：角磨擦具

第十三圖：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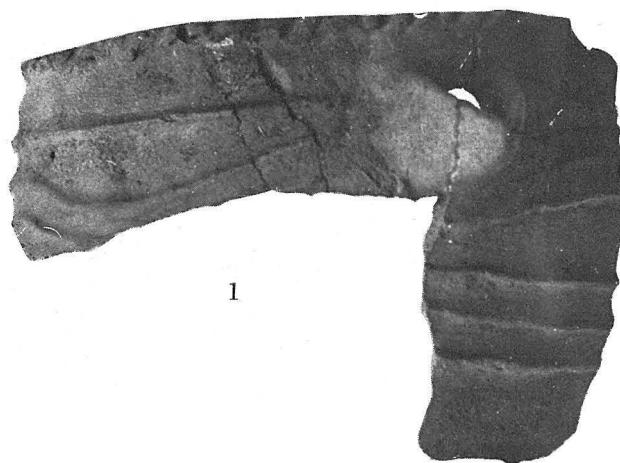
第十四圖：骨刀梗

第五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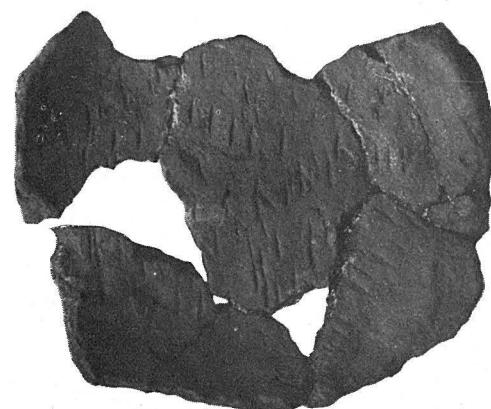
昂昂溪史前遺址



第三沙岡墓葬出陶罐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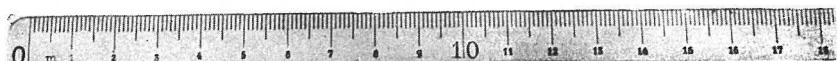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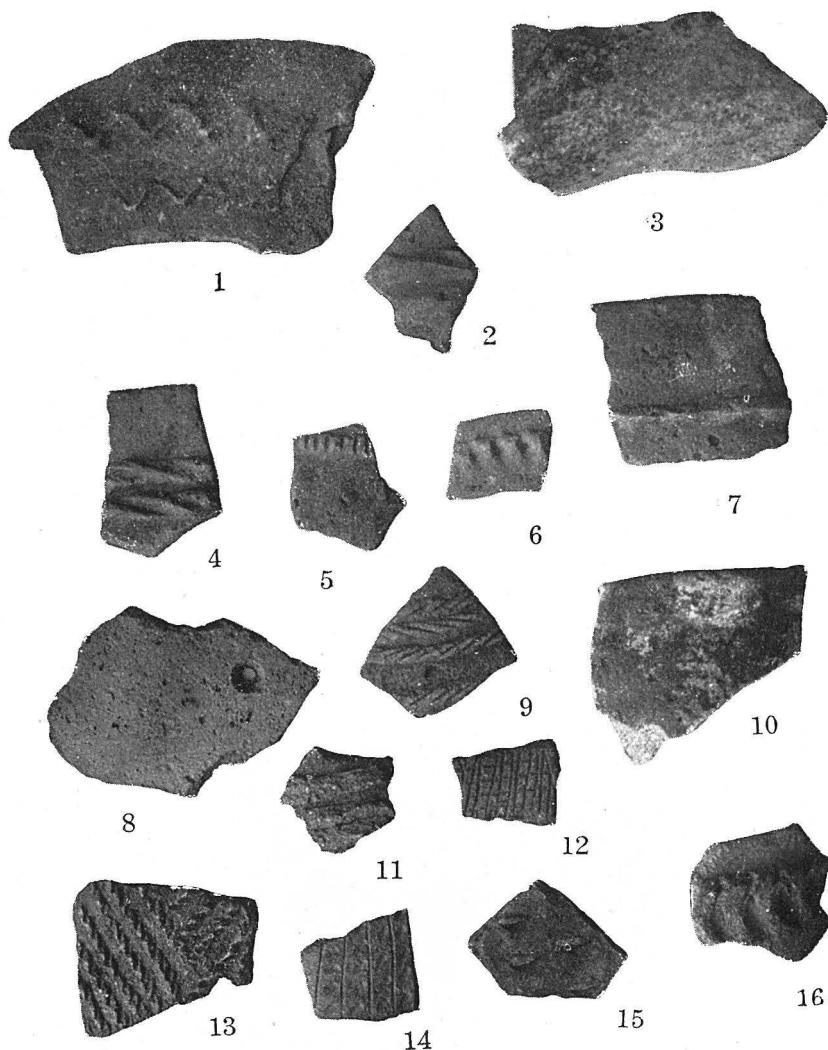


2



第一圖：第三沙岡墓葬出土帶流陶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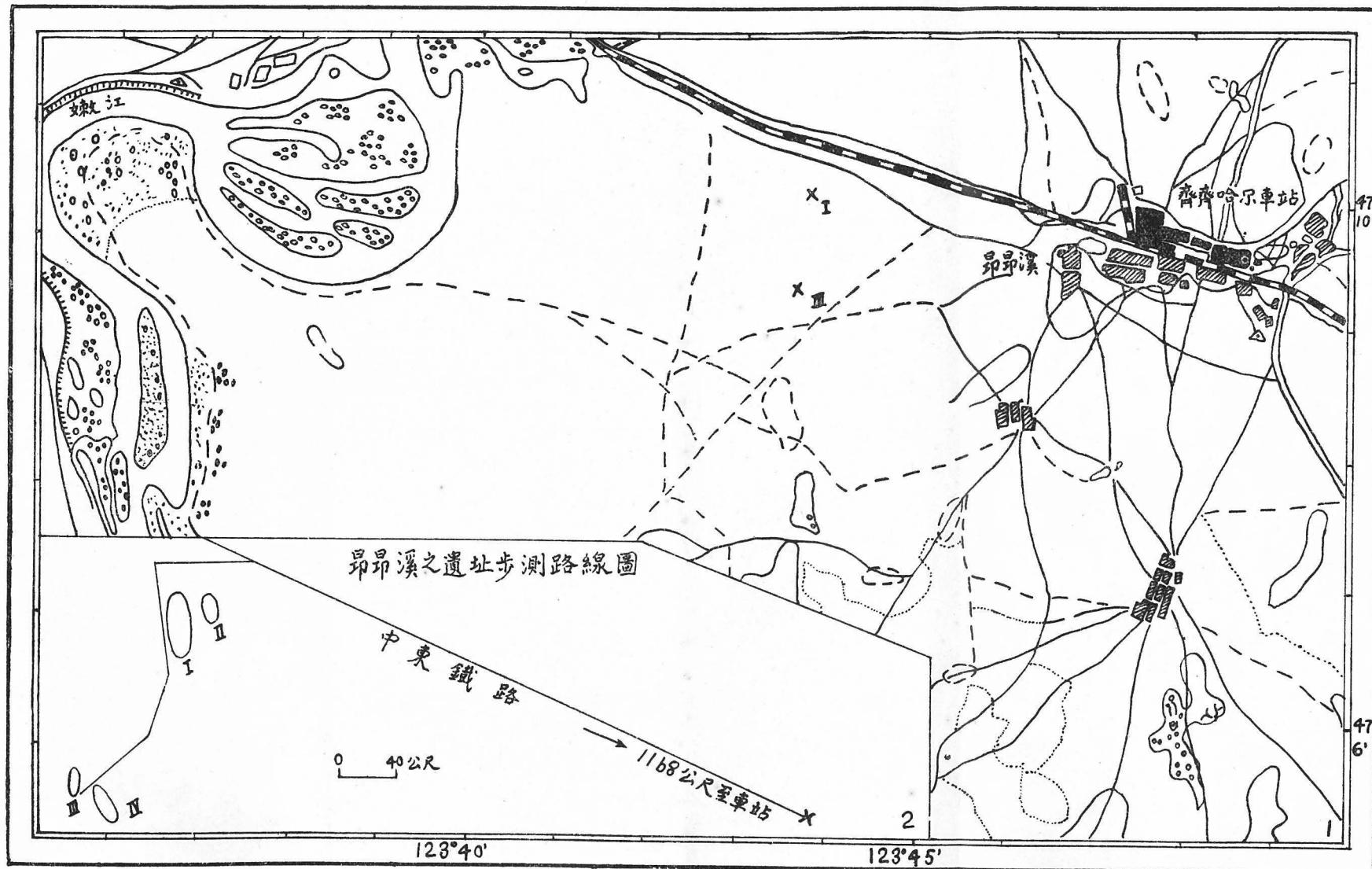
第二圖：罐底



第一至第十六圖：昂昂溪沙岡所出陶片

第八版

昂昂溪史前遺址附近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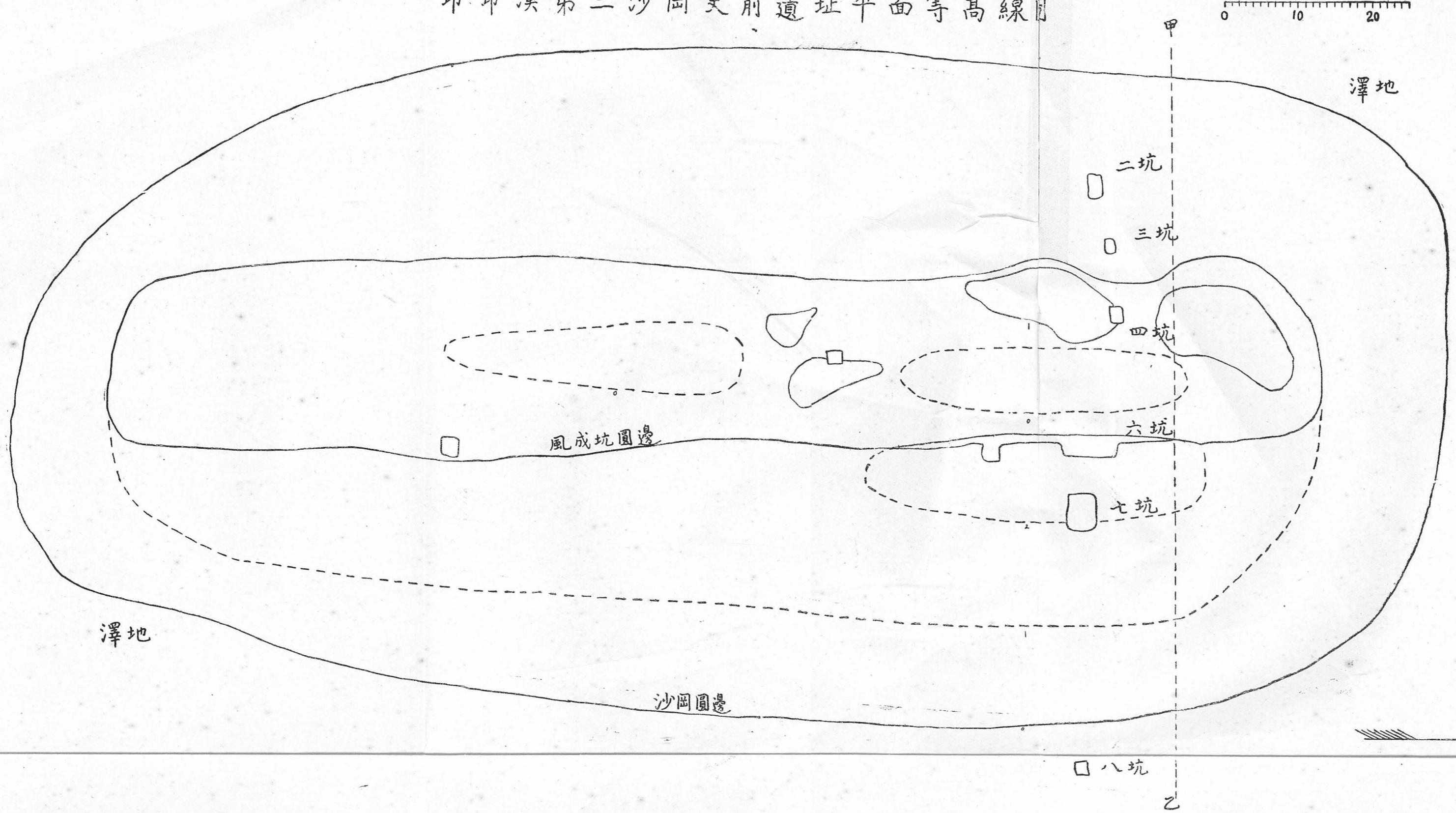


2.134公里

6.402公里

第九版

昂昂溪第三沙岡史前遺址平面等高線圖



昂昂溪第三沙岡縱截面圖

平面縮尺 平面縮尺

